文遠集

文遠集卷之十一
目次
書牘
葉長洲慕同
又
洪少黎亨九
茅參軍止生
趙座師嵊翁
方侍御孩未
周撫臺綿貞
朱平翁相公
范吏部質公
孔曲阜

劉大參達生　羅中丞聞野
門人羅當世　陶給諫虎谿
吳座師茲翁　王工部聚洲
王吏部季木

目次畢

文遠集卷之十一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葉長洲乙丑

敝鄉巨浸稽天膏腴盡成澤國此老父母循行
踏勘時所目擊蠲賑既不敢望并全折亦成畫
餅夫　廟堂與兩臺所相持不下者折與不折
耳烏知本色固難兩粟即改折亦何自湧金半

救不給之民欲其齎妻孥以輸白鏹難矣難矣
計部考成嚴於東濕際此儉歲卽大恐心者將
懸敲朴而不下況家視邑黃口視民若老父母
者乎開徵後未知景狀若何既爲地方慮之又
爲老父母苦之留 靳一事實傷鄉厚幸借數
月之召杜爲窮黎請命而爲召杜者心嘔舌焦
卒至攢眉搤腕而嘆奈何此弟所揣摩時勢而
日夜私憂過計者若夫眞正大菩薩以神通力

行慈悲心必自有妙用而非書生所仰闚也弟
自巳僅瘠田百畝荒者十九業已囑兩兒典衣
輸賦以爲庶民先但未知有衣可典不甚愈期
否南闈冠冕聞出自門墻此行爲不孤矣損貶
過後又不敢重拂遠懷掬蒭蕪之塵啜胡威之
水不尙實欲徼其清芬非徒領授餐之賜也一
笑

又

敝鄉大稔之歲終不能徵　曠蕩之恩三吳名爲殷繁實乃虛耗長洲多水區亦多頑戶徵比之難與老父母相對攢眉者數矣昨歲水患雖一望淼茫亦自有高鄉成熟者今楞腹鳩形之民不能輸而囷廩京坻之家亦不肯輸甚且閉糴以需高價而反乘窮民之脊脊又群起而爲之應以不肖弟所聞恐今春未必無事地方之憂正大而老父母之身又甚重當輕車赴　召之時值此天災雖可借此以益展經綸之手而無米之炊至巧不能爲老父母而設身處地亦良苦矣覈荒熟之實數而廉其頑者刁者擁厚貲不輸者盡法懲創一二以平荒區之氣而洩窮民之忿亦庶幾可以禁譁而弭亂今鄉紳孝廉以至銅臭及田舍翁豈無擁九年之積而乘時射利者老父母或開誠以勸之好言以動之不得已借禍福利害以惕之夫好義樂賑世所

嘗有今不敢望賑饑而但責之以代兌使細戶仍照折色納官而官以官價買之弟所知世富厚蓄之家雖不敢指其人而吳下實不乏此誠得十數家慨然發倉以救一時之急則二十萬漕糧亦可以撮辦不然功令嚴於星火而衆怒又未可犯緩之固老父母之累也急之尤老父母之累也不肖弟念桑梓尤念仁君每每投箸而嘆誠不能一食下咽也

洪少參亨九

嚮在邸中把酒論心歡同昆弟彈指數年翁臺秉鐸化成旬宣績懋文武吉甫庶幾近之而弟守鉛槧之局依然一白面書生自朝還里復自里趨朝僕僕道路聊以銷磨歲月而已中間又爲應酬所奪卽求爲老蠹魚不可得況於它乎今歲卓異之典視往昔更公以翁臺膺之眞可風厲一世蓋因友人顧定海朝夕在翁槩

戟下入都談之甚悉精詳而博大縝密而寬平有如翁者得數輩任天下事內又外寧不足道也定海荷國士之遇種種甕墉今旦暮膺上選矣酌水知源寧忘所自而弟更有里中戚友與定海姓同其才品亦同又在翁臺麾戟下者則今吉水顧令是也兩顧令皆與弟累年同社不特以文章切劘其所砥礪者頗遠定海才雄犀利吉水意密蘭綵而其捫衾不媿焚香自知則兩兄眞同志同調而弟每參立其間以交附於歲寒者也往者翁在涮中時會以定海爲囑今既知其不爽請以遇定海者遇吉水百凡獎成使其獲永終之譽且爲　國家樹一艮士其所造福豈特知已之感而已臨楮不任惓切

茅參軍止生

仁兄在金昌欲相約一談屢遷其期已而兄掛颿北指弟亦後先解維至濰揚晤相知者言兄

前去僅一兩舍耳乃躡之竟不可及而途中所
晤當事諸公無不稱兄軍容之盛與治軍之肅
者李臨淮壁壘於此見一班矣弟嘗謂世有兩
人忘功名忘身家盡瘁報國而當世猶有不
盡知者上而樞輔下則仁兄是也樞輔昨冬暫
詣闕庭調兵食授方略有何大異先朝撫臣
徃徃行之而弓影鬼車蜚語先騰遂有此嚴
旨今黃扉之內雖虛首席以待而滅賊有期朝
天無日如弟昨歲舟中所言者或是一小結局
耶至如兄出處不特如鄴侯所言迹太奇亦緣
心太熱耳猶憶辛酉暄場前兄與江南諸名雋文
酒相逐榜出俱見擯今諸名雋多聯翩鵠起而
投筆請纓者三年幕府尚未徵半通之綸以謝
太夫人於地下向年相別之語相詒之書猶可
覆按兄自是絕世才何官不可自致深閨麗姝
業已開奩見人欲退而待嫁似難然木蘭仍是

女身崇暇又獲佳儷此語近戲亦願兄諦思之
也弟入都後尚未敢通候高陽公不特稽康懶
慢亦緣邏卒可畏耳瘍事竣定當一奉赫蹏晤
次幸致鄙忱

趙座師崎翁

不奉奏記于左右者二年餘矣老師侍直廬升
講幄身在日月之際則不啻孟方優游故園
不能步趨劒嶺於龍墀虎觀之間迨孟以簡書
敦迫還踐承明則老師方在休沐且復請告矣
時事日非固天地晦閉君子肥遯之時但不知
老師何以見之於蚤而遽有此疏當此 中旨
疊出 綸綍無光若使傳宣促駕蒲輪相望是
一身之出處與世道之盛衰適相齘而反不足
爲老師重則 赫赫新命寵於三旌九錫矣開
司馬獨樂之園闢鄴侯萬卷之架俟陰曀盡滌
曜靈鮮朗而後膺作霖之寄成補天之手豈不

快哉　社稷有靈　聖明易悟撥反之機會須
不遠名世之身未可盟須鶴而友松菊也惟是
孟以史局小臣等於雙鳧乘雁而見此驚颸扳
木奔濤撼山神龍困於鮲鰍祥麐遠避豺虎爲
鳧雁者乃欲借枋榆以自適保飲啄而無害難
矣老師更何以教之

方侍御孩未

前歲與仁兄相聞以五十里梅花訂平原十月

之約素手將舒香魂欲動共景文眇望久之而
有期不至令人搔首不已世事滄桑乃至於此
弟出門時氣候已動便有臨河返駕之志一念
猶豫遂飄墮羅刹國土黑風白浪砰淘震撼弟
雖江涯乘雁海渚雙鳧惟恐爲金翅鳥及鯨鱷
所吞又別無投林擇木之計聽柝歸喚歸去聲
輒欲泫然一枝共棲飛鳴相和賴有木菴兄在
差免寂寞也

周撫臺綿貞

自別老公祖後水陸間關踰百日始達都門矚事驚心可駴可愕可悲可涕以游鱗弱羽乍入於狂颸巨浪之中觔杭殊甚卽欲作一書縷述近事以佐耳目所不逮而邏卒充斥書郵實難日夜望片楮見及得隨事條答可無浮沉之慮而杳然不至中心如悵世局如此老公祖豈得久安於位前者代題請告一疏已大忤內庭意且織監聽此公膚受播爲蜚語流入禁中卽微大疏而此公還朝之日必不能寂然不尙固惴惴慮之矣十八日聞內諭傳閣中且有非常處分時南潯公正請告無可奈何十九早遂有此處不尙聞之仰天浩歎正邪消長自關氣運摘爪抱蔓豈容老公祖爲碩果若以隆禮去與嚴譴左自道眼視之無甚差別而不尙又有憂且痛者敝鄉大侵民不聊生改折之議

主計者斷斷不可不肖輩方欲邀諸同鄉與大
司農面商以伸老公祖之說且枵腹窮黎脊脊
易動聞近日開徵譁萌漸見猶幸老公祖諸疏
爲萬民乞命且拯恤嗷拊一片血忱洞燭於簷
蔀之下民有所睚就而不敢逞不忍逞老公祖
一行而地方事誰爲主特卽有循良諸郡邑在
而計部之督責迫於烈火誰以身翼蔽良有司
而緩其催科者恐大江以南漸且多事此不肖
所深憂也此公得意極矣以常情言之亦可以
少戢其怒而使家舅高枕衙門知其毒未厭也
倘其直陳左位之故主使之因取　旨如寄何
求而不得家舅以簪冠蓉裳得奉陪老公祖斯
爲厚幸若論目前情形且宋哲宗元符元年一受秦
文之事駸駸見端白馬清流不必言而同
墮之後遽發此難一何天巧偶然相合此又不
肖所深痛也若老公祖以地方之寄是非非

之公無端被此名以去卽有甘心下石者亦覺
其遭譴太重此外更無以加從此南山之南北
山之北儘可逍遥自適以待天下清於老公祖
實無入不自得絕不敢以世情相唁慰也若不
尙日來情事眞似針氈不知者但慮其池魚林
木而知者且念及屬毛離裏家舅事中人惟以
禍福聽之造物反覺自在而不尙纓冠無策從
井何補徬徨跳躑有不知涕之何從者視老公

祖所處爲寂樂而不尙廻眞苦也回首秋間與
老公祖握別眥尙思久借隼旟爲一方保障殫
指數月豈獨滄海塵飛亦似黃粱炊熟吾輩稍
具慧根者從此可悟出世因愼勿於槐窟蝸頭
間問乘除消息矣迁誕之談以佐達人胡盧兼
伸部民臨岐之贈

朱相公平涵

不尙迂踈狂率自束髮以後迄於升 朝所交

海内偉人鉅公以其直腸無僞樸質未雕時收之藥籠中然或出自門牆或生同梓里陶鑄有日氣類非遥雖有一日之知未詫三生之遇則未有立談見許浹月彌親喜其孤子之踪忘其謹詠之口如閣下之於不肖者也獨恨托弊方新而睽違踵至在　朝家爲大厦之失楹在輿情則群盲之離杖而某一身仔仃徬徨更踰尋常百倍試觀閣下既行之後斥逐者幾何人褫削者幾何人鏤流徙宋之羈管猶不足盡其慘馴至三木囊頭者相望於　詔獄而其禍浸尋未已嗚呼誰生厲階諸君子不得不還自咎乃　國家二百年之元烝鐫削至此如疋羸積弱之人割癰逐癥稀苓烏喙日進不休性命之源能毋遄促　武廟初年李文正以緘默獨留海内譏其浮沉乃有識者以爲默默匡拯所全實多不尚當閣下杜門求去之初曾惓惓以李

文正相諷勸而閣下毅然爲劉謝正則正矣如
國事何如朝士何如蒼生何事至今日夫復
何言不肖猶浮湛此間足以明鹿鹿書生亡所
短長之效竊意閣下於數千里外猶窓窓陰庇
而遥護之不然當此之際贅若養癭存猶碩果
不肖又非百足四翼寅緣善入者何以偃息至
今也但長安一塊土鄉者不過驚颸動地騬浪
拍天而今且化爲刀山劍林不恐見不恐聞之
事愈出而愈甚此豈可一朝居且自三月以來
家慈抱病支離床褥言歸則沉滯稍豁言留則
危疴轉增若匏繫於此以待繒繳之加非但不
智亦不孝矣秋杪冬初或可奉訪於午橋綠野
之間因窮茗雪之勝也再荷手教深佩注存日
來因周旋湯藥倚家慈榻前率爾奉答深媿不
虔統惟台慈茹宥

范吏部質公

不孝有母是四十年一孤一寡相依爲命者一旦背割何異黃口呱呱徬徨中路於人間世更無生理猶勉延殘喘者祇爲遺覬未歸耳扶携南還厝於先人丘壠不孝縱不爲夜臺之客亦當長侍塋室於怳惚有無之間猶欲與先慈相依傍人世之緣將自此斷矣翁兄世外眞知已與悠悠岐路不同倘悉此情亦當爲我泫然也舟過桑園聊以數行爲別從此一去未知此生猶得再奉光儀否言之悽絕

孔曲阜

不孝十年前曾遊闕里登綵竹之堂慨然興慕即不敢自同於馬遷所云私心嚮慕然鬚眉既具型範猶存童而習之所學何事又竊意渤海滙爲醴源喬柯結成芝本又豈無唐祭酒宋黎知其人者挺生千百年後爲昭代生色門下絃誦之化騰踔東省不孝久盈盈在耳更不

意闡中摸索又與令弟締一日之緣遂得斆元
禮文舉敦通家弊誼也在都中沐箋記遠存爾
時正爲先慈病臥牀第周旋湯藥未皇裁報昨
奉靈輀渡江而瑾華載及隆誼雲霄可勝感媿
不孝身居苫凶而姓名已落鋼籍矣此在世間
當比之鵂鶹野干何敢附鴛鴦之翮但願賢昆
仲努力明德益樹崇修以仔肩洙泗之一脈若
夫羶途峻閥此儒家風範所唾棄而不屑者知
有道所重在彼不在此也迂顓之談輒敢薦於
左右以當芙芹之獻

劉大參達生

苫次屢辱慰存知仁兄不能忘於鮮民也感且
刺骨弟以丙舍未成箬牀罔措白蒻搖搖棲泊
水渚願以此身常傍遺矚風凄露冷之夜熒熒
短檠庶可想見生前咲語而三月以來爲熱毒
所侵癰發於腸幾有性命之憂宛轉床第百苦

交作還家就醫遂浹旬日今幸已潰勢稍緩矣
兩日後當仍還墓所正未敢作城市中人也弟
欲與仁兄談者甚多即此奮請告弟頗不以爲
然當今　朝事弟不敢深言而僇力外藩以至
節鉞萬里長城一方保障其於洛蜀兩不相涉
也用之而藏亦非吾門家法何不作直截事而
既煩鄉紳又乞兩臺多此葛藤耶自古巢許未
嘗掩口而咲皐夔弟輩逐臣自有孤石寒烟可

以作伴猿鶴之誚弟當爲兄移文解之請從此
趣舍人治裝乃吾願耳珍果見貽不敢不拜敬
如仁兄所祝一薦之靈筵以當授記

羅中丞聞野

不孝孟爲諸生時即知嚮遑先達有當世麐鳳
如老先生者願爲執鞭久矣繼登仕版從吾鄉
諸賢者遊竊問老先生何以節鉞名臣堅卧不
出難進易退之節斷斷如此眞古人所難今歲

鬧中拆至令郎長公卷時與羅心華給諫接席而坐心華亟爲不孝稱慶曰爾又得一佳士矣此名父之子也不孝始知家學囷源所自從此每一相會輒問老先生起居便欲通一赫蹏以識景慕廼遘先慈之變匍匐還南還又蒙　聖朝嚴譴遂屏居荒壠惟恐以不祥姓名仰累知已而瑾箋鄙睨忽從雲端墮下固知長者之用心不遺廢棄廼不孝則感媿甚矣方今寰寓未救

鷹揚之略宜思老臣即不然而　明主方舉臨廱憲乞之典求所謂更老其人者匪老先生其誰乎此自　廟堂事黜綴太平者或能舉之若老先生則採芝餌朮優游大年而以生平未竟之緒托之象賢此眞一時地行僊也自雲間陸文定而後能幾人哉不孝既羅錮籍便當塊處堊室以終其身卽欲借黃白之遊一望龍門亦非此時所宜追隨杖屨以快生平徒設此心未

敢望也憑高泝流可勝菀結

門人羅當世

澥水之濱素車白馬送棘人而南此千古高誼亦一時美談行至淮陰始聞　嚴譴人爲不孝訝異而不孝怡然安之蓋自先慈見背捧檄無歡業已絕意人世矣納之黨藉中實成吾志自抵家後即扶靈輀權厝于先人之壠而不孝朝夕寢處其間酸風苦雨寒松衰柳此皆不孝寂

寞中伴侶也門下錦旋未幾輒勤千里之使此意何可多得諸兄既出吾門恐未免爲世人物色選館二兄正自匪夷所思若論世局之常則寧恬毋競寧澹毋躁寧遲毋速在諸兄自爲林木慮法當如此而於門下澹漠之性與庭闈之樂尤最爲相宜且精光既發無復掩抑之理即俳佪偃仰於大用正不妨也迂僊之談不知有當於高明否

陶給諫虎谿

昨歲匆匆一晤旋復言別迄今思之怳惚如夢
中事不孝以積譽之身　上天降割奪我先慈
以四十餘年寡母獨子更相爲命者一旦棄捐
它人所不能悉而翁臺所深悉也扶柩南還跧
伏丙舍兎燈布幃熒熒依傍惟有衰柳寒松來
相訊問鼠泣蛩吟遥爲響答而翁臺不遺故知
手書寬慰慇懃惋惜情見乎詞不孝猶幸爲高
賢所見收即先慈欵不朽矣猶憶翁兄臨岐時
言篋中有殘書數卷是我老友不孝取友不能
多自戢記中三年問諸篇而外日搜括獨行高
士列傳願與訂歲寒之盟即離騷睠戀百折而
棘人荼苦更自有在未敢與蓼莪並讀也對知
我者聊復及之

吳座師茲翁

四月初奉答老師書時先慈卧床第已浹月矣
又兩旬而先慈竟捨不孝長逝不孝毋子間情
事老師所稔知以四十年相依爲命之人一朝
棄割雖罔極之痛千古所同而不孝之摧慘實
有萬倍恒情者就先慈言之一生荼苦貧窮患
難皆人世所不恒有即年來稍稍舒眉而跋涉
關河凌犯霜露邸中斗大親鄰隔絕正如澤雉
遊樊神雖王弗善也板輿養堂徒虛名耳乃至
長眠客舍實命他鄉寂寂貞魂未知能同素旅
白旐翩然而南否此不孝不孝腐心之感也不孝年
近半百依然一頑孺子耳饑則親予之食寒則
親授之衣米鹽瑣細門戶綱紀莫非孀慈爲政
而後不孝可以自在閒身以藏以修以遊以息
二不孝不孝吾母而衣食之至不啻至不免於飢寒不孝
自奉先靈而歸於先人墓旁誅茅結廬棲止其
中八月間一幼孫一老姑死於家間曾不入城

一顧雖清宵魂夢得與先慈時相來逴而一家之中亦頗有乖解之象不孝無母而幾於無家又幾於無身禮曰中路嬰兒失其母何常聲之有詩曰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此兩言者殆若爲不孝而發雖欲拭淚自寬率其酒食家室之嘗不可得也愛不孝者莫如吾師試爲不孝體味及此將毋爲之凄然泫然乎至於眥事沸騰一官淪廢不孝於此視之頗輕且自去冬入都旹後自知狂颺之下必無定羽每戲語同人吾輩　封章須時常結束以便繳納卽此一事關係榮哀大典且不敢十分認眞而況毀譽升沉何異蒼狗白衣龜毛兎角幸而踐台斗躋棘恐不足爲師門重卽爲江南一老布衣槁項田間亦不足爲師門玷吾師所爲憐而收之者固知在此不在彼也若夫獲罪之繇別無他說卽造謗者亦無所用其黠綴不孝從此永錮亦

可僊然自立於天地間即至聖門墻得免於鳴鼓之攻矣若長安奕棋則不孝夢寐中絕不及此吾師奈何以世諦語相寬耶捧接手教知吾師以披閱勞心體中時復小極今既有東粤之陪計即眞不遠便可藉手息肩優游藩臬介於吏隱之間免入長安亦是人生一適即鑿折爲勞然其趣也多矣吾師爲君求館課付梓身後又惓惓如此不孝因之感極欽涕勉承台命爲綴數行以識生平弊誼之鄙然又恐以此仰累吾師且身隱焉文惟吾師削而投之更感也淚凝筆凍未竟所云

王工部聚洲

不孝自弱冠時從房稿中讀王先生文已而稍習世事又從近地諸君子遊知先生丰裁骨力蓋欲以隻手撑持世宙祗逝波而還之澄清者輾轉胸中迄今二十年所矣鄉者不孝濫厠朝

端見賜環之徵接踵而獨不及于滇海竊煩懣
不平亦嘗爲相知者徵道之豈意除目甫下而
黨禁復興未嘗與諸賢享一日清明之福而株
累同之貞可歎也方今驚飇正熾駭浪未息蓬
高林棼倘許吾輩偃仰其間便可謂徵天幸矣
又復何求但未知夷猶之迹寄泊何所將復返
滇南乎抑從大江南北訂枌榆之社也不孝遭
先慈之諱旋被放逐近者屏居廬舍惟有衰柳
寒松來相訊問而瑶華之音遠從天外風笭所
慕悅者今且沐先施之雅雖毀瘠中殊切浣慰
第把臂論心正未知何年耳臨楮悵結神與俱
往

王吏部季木

不孝母子間情事天下人所稔知以四十餘年
相依爲命者一朝降割何異中路嬰兒失其母
鮮民之痛千古所同其在不孝又逾常情萬倍

矣扶柩南還屏居廬舍茆燈熒熒寒風颯颯苫
凶夢魂惟與先靈相環遶其他長安棋局浮生
戲場皆付之空華陽酸豈留置八識田中哉師
翁抱千古之識固不以讒口攖懷因所居介在
潛惕卽至聖如西伯不能無憂患況於後人然
君子之所謂惕厲者正恐潛之不固其聲光鋒
穎猶涉隱現之間則又涉於亢之悔而非遯之
時義耳至于禍福休咎適然而來莫非數也豈
能一一爲之鉤弭哉不孝近日所服寬中丸如
此敢以此爲食芹之獻

文遠集卷之十一 終

目次

書牘

朱平翁相公

楊憲長蘧初

又

侯太史木菴

門人賀公調

陳侍御益吾

門人姜耑愚

吳大叅師每

錢前輩牧齋

湯司成霍林

趙太宰僖鶴
錢前輩御冷
毛光祿具茨
馮侍御五玉
無盡法師
韓老師象翁
曾兵部大雲
羅侍御澹研
襄陽曾司李

目次 畢

文遠集卷之十二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朱相公平涵 丙寅

不孝自昨歲奄罹大慼匍匐南還中道而聞嚴譴自揣此軀不爲世路所容因於先人墓側犖土誅茅搆一廬如斗大偃處其中不敢自附於中郎之廬墓若土室之袁夏甫眞吾師矣閣

下不遺鄙細惠然賜弔因身在荒坰不及詣河
干謁謝妄意今歲風波稍熄當買輕橈慶雪水
借榻午橋莊伺閣下簿輿小憩賓從旅退然後
手一編侍幽丈之側相與商今訂古發枕中鴻
寶之藏聆夜半入室之旨如宋昔劉范諸君從
温公洛中效采輯之勞供鉛槧之役鄙願畢矣
不意一月間砰雷驍浪鬘見于枌榆之地三木
囊頭就檻車而北者絡繹相繼而不平之鳴起
自氓庶逞螳螂之怒干雷霆之威以千古從未
有之事近出寒鄉連鷄之勢既迫池魚之禍將
成每一念之誠不知死所矣昨者伏讀　明旨
似欲於法外施解網之仁第恐　聖主德配唐
虞而廷臣意同羅吉蓑菲肆布鬼蜮含沙將來
結局未知與　德音始終一轍否若仰仗洪庇
不爲餘毒所濺或俟熇暑既退秋爽漸臻使當
以烟水爲活計飄衲作生涯台蕩衡廬之間將

有畸人之迹而必從茗雪發軔且望閣下之指
路岐而詔迷津也不參素無貲可以聚書故架
頭之貧甚於腹笥近亦抄錄數種恐屬鄴侯棄
鬻耳秋間造謁或挈篋以從向者讀蘇長公詩
見魂飛湯火之句竊咲不已今身履其境欲勉
爲鎮定而怦怦不免嚮使聖賢之俟命與佛氏
之觀空隨得其一班豈應恇擾迺爾此其可憐
愍不徒禍患之相迫而在處禍患之無其主也
知我者謂我心憂更在此不在彼凡可以指罔
而豁矇者願賜之司南謹伏地擊顙以俟

楊憲長蘧初

老公祖行後不孝屏伏苫凶中絕迹城市者幾
一年矣初意松楸之下壠陌之間可以銷聲匿
影詎意入春來驚颸駭浪更過于崖昏會一
泓名隸黨籍者人人自危朝不謀夕上牀與鞾
履相別至逮及蓼洲而危逾甚迺人心之憤亦

逾甚矣此兄久在仕版四壁蕭然饘粥不給家
居不知阿堵爲何物不知造請爲何事不特地
方諸公素以道義相勗如老公祖者所稔知遠
而遐阻都會下而走卒婦孺所共知也罹此慘
寃痛之極遠邇聚觀者遂激而爲鼓譟之事此
等景象豈盛世所宜有無知愚民自干憲網其
何所逃臯然其籲枉呼寃痛哭流涕勢若山崩
淚同河決其情不可誣其狀不可掩也而奏報
一切抹撥不曰伺釁則曰煽動桁楊縈縈行將
駢首就僇猶以爲未足必引繩批根而後快嗟
乎嗟乎誰爲爲之孰令聽之哉此兄束身赴
闕歸命司敗自是正理始則再徵　寬吉宛若
清問下民欲開一面之網亡何而搒掠至再五
毒備嘗白日黑獄殘喘如絲罰鍰輸工敲枯骨
而取其髓於是三光愁悴百靈慘悽竊意五月

六日之變未必非廟社有靈欲以棘林肺石之冤震聳 蚤聽而盈廷之論又以火藥解嘲卽煌煌 聖諭側警天戒而公車交章孰肯以尚德緩刑之說進者 國事至此豈可以流毒播惡獨歸之 內朝哉

侯太史木菴

世途之側目吾兩人久矣豈在掌大薄蹏哉今弟猶得徼 曠蕩高枕蓬蒿晨風夜月與先靈相爲盼鬱攀號之暇則經卷繩床面壁趺坐絕人事屏酒肉者年餘矣眞所謂帶髮之頭陀衰麻之衲子無論世故墮耳不聞卽古今書籍亦束卷不觀兀兀旣久或愁寂不堪則跳而之山濬水崖稍自排遣餘生得此卽是如天之福更復何求吾兄稍自豪不能如弟之寒烟枯木想當以酒盃洵塊磊嘯咏作生涯也禁網如此尚何處敢問郵筒偶因徼社友陳古白往尉氏道

經貴邑渠既雅慕仁兄兄亦諗知古白而弟不
以一言爲之蹇修眞所謂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者也故復冒昧作此數行兄覽過乞對古白命
火燒之萬毋置案頭以此自累幷累宅人

又

弟在丙舍遶屋梅花不下數十株暗香入座飛
英撩人恨不能效眥賢折一枝相寄然年兄素
有吳中探梅之約芒鞵竹杖正當乘年力濟勝
及優閑無事時今禁網稍踈不妨汗漫遊選勝
吳山亦不必專在梅花時梁園主人其有意乎
當勑山靈祇候更俟明歲花發恐兄又從燈市
中買得盆盎閒物沾沾自喜弟且草廿山之稜
豈許十丈軟紅塵辱我山中高士也捉筆神遑

陳侍御益吾

弟匿影荒廬日借淨因以自淘汰葢時時爲臘
月三十計存之既久翻以浮生半日爲幸或入

深山或潛蕭寺其於佛法實未夢見在而先有
任性逍遥隨緣放曠之意蓋因愁苦之極欲隨
處覓小歇塲耳若論學道門頭即此是墮落消
息不足爲知已道也年翁自是用世才鼙時漁
樵清課亦是經綸緒端今日同貧賤同患難而
自有不同者存異日可知已

門人賀公調

古白兄歸具述吏治之美令人浣慰三日新婦
洗手作羹湯不獨奉事尊嫜旁及妯娌下迨臧
獲須人人調其口今世善承尊嫜者多矣其于
妯娌未必無間至于臧獲誰問其饑飽有無哉
此民生之所以日蹙也來諭云留心教養殫力
推誠此眞愷悌君子之言循此數字靡獨有初
則襲黃劉仇不是過矣若論窒途利鈍亦造物
主之善事上官誰不佩此爲韋弦而名譽未必
得其倘得而倘失之目中所見比比也不肖爲

諸生時志欲作一令謂伐鼓坐堂皇羣咲謦咳皆可行菩薩行造無量福考成課績不在薦牘與徵書而在焚香夜告之時幸得通籍仕與願左浮沉數年旋遭世罟將終身不得行其意此一恨也足下勉旃慎勿輕視此官過此以往漸臻津要便不免與世局流轉事事皆窒礙矣書到之日正值掩關與禪衲對坐七日應酬竿牘一切屏絕而尊仲遠來其歸甚遄不容不荅遂破禁作此數行春夏間古白到尉氏當有寄也

吳大叅師每

老年翁迺一代經神學海嚮在　都門雖不獲听夕把晤猶時時從塵坌中挹蘭芬以自潤自壬戌一別彈指五秋老年翁出則功在屏宣居則心存毫素豐伐現詞雙懸日月既堪後天而朽即王路紆迴可撫心自慰矣不孝弟受僇于天忽敘我四十餘年相依爲命之貞毋築室廬

居冥絕人事雖自謂帶髮之頭陀衰麻之衲子而文章一道未盡灰心近乃病生怔忡時苦春胸捉筆攤書寞寞與憒憒自分此生於榮名垂世之途俱已鏟盡惟有委身佛奴皈命淨域或時宗教遍陳或時圖蕉枯坐閑中歲月借此銷沉迴念四海交遊蘭籍具在我既拋散如漚人亦棄捐若土而年翁不忘溝斷遠辱瑶華擎捧迴環比于空谷之音不獨草土生春亦覺松楸被衾矣弟性拙不能作近且不敢作惟善讀耳巨集鼾然是予弟以十日抹饑糧一劑卻病散也敢不珍重卒業展對無期臨風惆悵惡句錄扇頭聊佐噴飯

門人姜耑愚

不孝于幽憂之中別無所願惟願共知已促膝抵掌縱談六合內外爲快耳昌亭一晤正在憂疑杌杭之際無論平原十日歃焉有負即古人

所謂愔愔竟夕者亦甚恨其輕別也迺坐談之次慷慨指陳驤眉昂首情見乎詞嵓愚嵓愚向識其人今覩其心矣獨是世路欿嵣迷陽滿目齒舌固殺身之劒即肝膽亦胎覈之媒吳門銓部竟殞命于狂猰矣天怒震矍有與彼蒼角勝負者天亦靡奈之何將來世事正不知所終不孝不幸名在譴藉委運觀化任其自然邇來更于內典有所研究業已付七尺于度外矣嵓愚

精神困著可進于智深勇沉之域更須緘而兌鋤而色弁眉宇進退之間毋令人闚其崖略不孝一冠紳中書生耳虛中坦懷何彼何此靜夜捫心庶幾無疚祇爲不講于紀消杜德之術以至此或可免者惟于世事無所涉而舌鋒不銛耳諸君子其益戒之惕之即以不孝爲前車可也知相念之切聊復及之

湯司成霍林

不肖希孟少習舉子業皈依太老師有季歲已
然此乃海内名家共虚壇壝以奉齊犧下迨黄
口小兒亦能爇一辦香翹勤頂禮譽堯而尊孔
非一人獨嗜不足道也嗣是習爲古文詞得大
集讀之津津不忍去手葢從來文人苦無識稍
具識者又以文章爲希世之媒多所廻護不能
暢其欲言如來教所謂濃皮厚肉者其毒先自
文章始求其灑落空明蕭踈閒曠一輩一笑一
歌一嘆皆可以直達之毫楮與千古上下相爲
質對鬚眉陡露肝膽傾瀝此眞文乃眞人也壬
子厠鄉書出邵芝翁老師之門尋源溯本欣托
宫牆通藉後每欲一通姓名祗以就正無地逡
巡自阻惟時時拂拭鬃几捧諸尊刻展拜莊誦
聊以寄其窘窘耳手書盈幅披襟相告開誠布
公具見于此至于難進之節持平之論與愛養
元氣之念敝同年曾霖寰曾縷言之若不肖者

久已結廬松楸之窀自攀號而外繩牀經卷而已貴邑令實不肖闔中所取士其人亦落落不屑爲媕阿今得托庇珂里凡不肖三十年仰止未得躬掃除之役政欲藉岳令致此區區若不肖終藉慈雲蔭覆得與窮猿病鶴飲啄林泉則以一藤一笠追隨杖屨必當有期今日舉足迷陽巾車短棹尚非其耑豈耳浴手拜緘神與俱遝

錢前輩牧齋 丁卯

一秋鹿鹿遂失相聞當 閧湖未馭轀輬懷疑恤緯興憂瞻烏竊嘆忡忡忘寐百慮交集遥計翁兄有同心耳不意 列聖在天之靈默佑新皇數年旁落漸歸總攬昨有所聞事事快心言言加額直將同符 肅帝如漢宣唐武不足道也但奠麗乾坤洗蕩日月必得弱侯少卿文饒及近代永嘉之屬乃能將迎善氣光贊新猷而今綸扉之地猶未能力掃沉霾宿霧以昭旭

曦　登極詔內一欵若非　宸翰菱除則新沐
殫冠之會又着疥癩疽癰矣救耆作霖料名世
亦毋容過辭獨念愚勇甥與翁兄三人自兩年
來時置身刀山戟林之上不知何緣以有今日
得從扶杖之後跽奉　德音痛定思痛淚迸肝
裂弟已矣上堂不見捧檄無懽翁兄復拖紳曳
珮拜舞萱幃想當破顏加一七箸也至于元禮
孟博諸君魂遊井寺不得與埜花啼鳥同其謌
舞我輩何心獨自慶忭頻首低回又不覺涕泗
之霑霈耳若夫孽根終在積重難移兼以同舟
失風人自爲戰病加小愈天下事政未可知也
　聖天子施爲有序恩禮頻加而剪牙伐翅機
倪已見杞人莫適爲計惟有呼　廟社而籲
穹蒼耳薄有道聽可述幷裹言欲商者不易托
之楮墨塵兄未哭是一稽逋或借吾谷楓葉爲
題然行踪易絆未敢確訂也憂喜駢來語忘選

擇自益吾兄而外閟之爲禱

趙太宰儕鶴此書到此老已坳于戍所

不肖生平無它恨恨未識老先生耳滿擬都門
償此願不意白日冥晦大陸平沉史冊中不恒
有之慘禍乃于今見之然在本朝一以此
陷馬端肅一以此困劉忠宣何先生之巧合也
造物者正欲借此礪天下靡脆之骨而振發其
蔓桂之性并爲夫白首功名突梯不振如長樂

老人之顙默下一針耳無平不陂亦無陂不平
天地盈虛與昔消息況于至人必有鬼神護持
之者惟是新暘既升積霾未破 聖明之德
意欲廣而不得廣海内之沉憤欲吐而不得吐
而 國家元氣有賸有朘削無培補又何以堪之百
惟珍重以迓天休臨楮惋惻

韓老師象翁

都門奉別老師爾時局勢正如引洪河以蹴潰

堤推頹山而壓累卵也慈母去而黃口孰與提携導師失而青矇豈能蹴躃不尙之不免于穽逐固已引分自甘矣獨造物者亦奪其四十年相依爲命之孀親而巧與　嚴譴會憶老師瀕行嘗世兄正臥病次且不前有相促者曰此亦章惇所爲耶始信陰陽人道駢集一時皆天使之夫復何憾惟是兩年之中狂颸駭浪層見疊起不尙孚孚倚廬方日夜與鼠泣蛩唫相爲響答而鶴唳頻驚蛇弓抱惕至昨歲敝鄉之變駭禍及池魚矣乃今日毀瘠餘生依然猶在侭芙之而侭全之莫得其故樗櫟輪囷與凍雨嚴霜相爲激盪而猶不至困踣以殞當陰拜老師之福庇老師與不尙相距數千里而同一患難宛似畏匡厄陳時至於君實之僕沉淪狂猘而斷斷者批根無已不尙不暇自慮竊爲老師胸春骨戰也今　朝旭初昇　中天有象　德音

所布雰霈八垓如不尚輩永作孤孽無復戴盆之望但扶笻徃聽者佇望老師安車之召卜天下泰否而今猶蓉蕙帶與午橋魚鳥日相親狎雖從此高枕優游松風夢穩而兒童走卒拭目正殷福唐業已捐館求舊定將誰屬知老師不爲一身計也寧不爲世道計乎但窓雲方合葭灰甫動此其際尚難言之矣驚魂未定楮墨間圍圍未吐統祈慈炤

錢前輩御冷

不尚自屏廢以來依傍先靈棲遲土室蕭然闃寂之境惟有野衲相過村農作伴而已追念昨歲此時辱長者過存慰藉良厚爾時風鶴未定塗豕載疑未幾復有家舅之事迺知此際磨牙礪爪欲甘心吳人者其意政未艾至此來教云云誠爲確論將社稷從之而縉紳又不足言矣豈意閧湖之後混沌載揭天地爲昭以神

魑鉅魅取精多用物弘者去之如孤豚腐鼠且
施爲次序不徐不迫　聖神作用覆燾尋常至
于洞見時局照破群情　特旨特諭眞摯痛切
孤臣無所效其頌直曰賢于堯舜而已但舉朝
之人惟以固局爲主不知晝夜寒暑亦有循環
平陂崖復豈容偏據　聖主當陽維新方始猶
欲矚不周以撼山戒曳蚩尤而蔽日無論非忠亦
曰不智至若不肖者驚魂甫定夢囈稍安遊鱗

脫網豈復作香餌之慕從茲以後正當蠖窮雲
之屐畏遊嶽之糧永爲　聖世佚民回視兩年
前一夕數驚終朝郤顧蹐天踖地蹙蹙靡騁欲
求今日豈可得哉惟願知我如台翁者應名世
之期開蕩平之治爲萬世而下洗有　君無臣
之恨則鄙願愜矣它何望焉向者阻凍津門與
令弟郵筒往來互輸肝膈當其風波洶湧殊切
杞憂今水落石出更有昌言而發其不平者亦

一快也不及另裁統望叱致

南兵部曾大雲

胥江舟中顰蹙相向爾時訛言藉藉實有瞻烏爰止之慮豈意　廟社之靈牖我　聖主天聰天明同符堯舜而又人情世局瀏覽洞照殆欲舉數十年雲霧一掃而空之豈止殲彼魔魅祛其蟊螣而已無奈布列有位者戕芽墐隙磨旗樹壘雖剖破藩籬屢勤　聖諭而勦襲涕唾確守前說又有貪天功而據上游使乘墉者不能射投鼮者不敢問而當關之氣吃若金湯尤可嘆者　聖主欲破除門戶而必欲錮人以門戶　聖主欲還于平康而必不使天下得一日平康至　明旨中有擿去不談等語何其惋惻何其懇篤而悍然背之不顧就諸臣之意是逆瑞所摧折之人當者十之七八不當者十之二三魏瑞之功尚浮于罪而　皇上屏之逐之繫

之藉之不已過耶我兄胸如鏡氣如虹筆如鋒
能爲世間沉鬱孤憤者一發抒其槩亦一快也
西湖遊記無論文藻淋漓每至弔古低迴之際
欲哭欲舞不獨無題一作凜秋霜之筆也卽欲
跋數語實爲窓孔迫非寄情詠歎之時一俟
獻歲卽從毛具老鄙簡附上

南光祿毛具茨

聖明新政事事快人疎逖孤臣無所容其頌直

謂之賢於堯舜非誣也中外臣工所以仰承德
意共襄太平者定以剖破藩籬爲第一義況
特諭特旨不啻詳哉言之矣其有勦舊話固時
局者業已爲 聖明覷破天下一家正此其嵗
將數十年蔓延葛藤盡掃而空之願士大夫從
此絕口不言黨字恩仇報復切勿橫亘于胸中
開誠布公引賢任能其誰不諒其誰不服切睹
公車之章尚多成心未化先事防人者彼以爲

智我以爲愚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於人乎
此時持之愈堅則他年攻之愈力其深憂過計
者又恐開門揖寇竊有能收拾人心破異爲同者正所
同氣類意見相角已爲塵飛塗羹功名相軋有
謂一日克已天下歸仁事在反掌間耳至若同
罷亦有薰蕕一水自分涇渭不肖閒觀史冊竊
取往事以爲數十年以來之黨非蘇程章蔡之

黨而牛李之黨也無全是亦無全非若守其說
而不變是明以顧厨俊及予人而自安於王甫
曹節矣使臣下不能破而　聖主自破之人不
能破而天代破之則玄黃之禍又將不可勝言
它豈縱有深心者出于其間爲天下養和平之
福恐　國家神氣又經一番剝削矣台翁世情
最淡林屋十年閱盡滄桑之變向來一局去之
如膩至若劉情割愛眷顧吾黨亦則蓼洲存則

愚甥勇金石可泯此情未朽春夏間嘗欲爲翁勸駕豈效世情望人做美官哉謂一出而稍稍有所調停有所補救必有嘿受其福者至於今日待清而仕尤海内所仰望也 留都清卿雍容養望以需棟用此爲嘗人言耳濟世者言不必自已出功不必自已收但於積迷積錮積疑積懼之中略一指點而開之以蕩平正直之路涣小成大在此嘗解怨息爭在此時眞治亂平陂之大關也不知人心不同向在都中亦欲稍効調停而竟不可得遂決裂至此今之娓娓爲台翁告者亦猶精衛填河之見但吕兩年前昏慘世界忽睹清寧不意此生復有今日有 君如此奚忍負之但輸攻墨守其象已見雖撥反之初實開倚伏之兆睹於未萌即當銷於未萌而徒以閉門塞竇爲萬年之金湯其爲精衛填河更愚於不尚矣一腔熱血非知已之

前孰可洒者故不避忌而暢言之卽以此爲繞朝之贈

羅侍御澹研

不肖弟與年兄同嘗而通籍乃促膝論心未數數然也至肝膽才魄從一二相知中稔聞之孝可年兄與弟頗厚善而孝可兄之心折年兄爲最都門邂逅偶聽一席之談使人眉宇奮揚瘉肘蕩滌從此萍蹤一散狂颸四起豺虎路蹲梟鴟晝翔弟既遭先慈之變經營土室依傍泉臺攀號之外惟經卷繩床而已身心雙宋理亂無關而猶不勝池魚之懼風鶴之驚幸有今日頗出意外年兄以讀禮歸弟了不知昨者捧讀祖奠之章不覺涕泗橫襟先慈見背彈指三冬日下正以拮据窀穸躬察土之任箬牀既厝泉壤永隔讀至有棺可撫有像可瞻及呼如應獻如嘗拜如受等語便將不肖弟兩脽血淚滴滴描

出不敢言先獲我心實可令石人點頭矣若老伯母勤勞劬瘁卒享令子之報生榮死哀終天稱慰先慈二十二而稱未亡捋荼茹膽極人世苦表宅之典雖被于生前而褫辱之辱乃貽于身後雖九原之下二母可聯袂同遊若以弟況兄其賢不肖何如也　聖主當陽妖氛洗滌日月爲炤乾坤再造公車之牘雖言人人殊亦足抶向來緘口之失獨留都寂無一言使年兄

而在豈使持論之權盡歸于北耶若弟於世緣灰心久矣遊鱗脫網豈復垂涎香餌況人心有不化之藩籬世事有不脫之窠臼即　聖皇在上耳提面命之畢竟我用我法安得如年兄輩數人主持　國是以成蕩平正直之化以副寤寐求治之心耶隆賜遠頒先靈鑒之不敢言卻乃弟亦有瓣香東帛欲布于老伯母几筵不能專使敬附來人

馮侍御五玉

年兄過吳門時匆匆解維欲借草蔬留連半晌而不可得然彼此心悰千里相照豈俟促膝吐其煩紆耶偶有信從北來者言年兄隆望鬱起爲吾鄉之冠弟聞之爲踴躍起舞葢自子丑以來皂囊白簡多仰承風旨凡逆豎所最忌者首尊之甚且有屬草在內奉行在外或擬旨旨在先具疏在後者比皆是也遂使議論之權多爲芟除之用即近日擬反之機未始不由言路然猶攻其肘腋避其中堅近欲以言責歸言路夫豈非庖祝之司各有攸寄而敗網珊瑚人人得而拾取之當此昌言不諱之朝而垣城法座光鍔較短所以濊其陋而揚其歙者其正待吾兄輩耶弟癡人也絕不從一身起見但以局外之窺相其落子見其可言不言或言而不盡言且又掇拾數年來塵羹塗飯之言而遂欲以

此箝天下之言以爲言路甚重若如此循而不
改正恐言路愈輕耳夫言路之權不特　明天
子欲爲言官收之而言官亦當自收之收之云
何以實不以名以理不以執以蕩平正直之心
而不以咆哮蹶張之氣兄一出而邸報有眞文
章朝端有眞諫議此亦世道之一快也如此等
事我何預焉亦非借此自便其身圖第欲使議
論歸於一而人心協于平使吾輩與野花啼鳥
歌舞光天更爲樂耳

襄陽會司理

弟與老年丈以夙爺之緣共蒂師門迺通年譜
者六年而始得一把臂是時正以先慈臥疾奔
走醫藥草草相對者數四殊不足以暢其生平
未幾而弟以閔勞之子兼竄逐之臣匿影荒廬
與先靈爲伴凡天涯兄弟杳不知其窀遊之轍
葢除目仕版屏廃不觀久矣忽楚僧庭梁至持

年丈手書來何異青鳥啣箋忽從雲端飛墮細
叩此僧乃知年丈理襄郡吏民畏懷政敭鵲起
此異日津膴之發軔也弟於世緣已矣緼床經
卷足了此生但箇中一着正在糢糊渴欲就當
世具手眼人相與商榷此事庭公洵有慧根惜
猶在趙州八十以前時也年丈方現宰官身何
暇及此倘能於簿書敲朴中會得蒲團消息動
靜二相了然無異是謂眞實參究勝於枯禪壁
觀遠矣謬托同志敢附及之何時對麈一究此
懷臨風愾然可勝惆悵

無盡法師

祇園菴中側聆高論彈指數年矣十丈軟紅塵
幾抹殺本來面目昊天降割奪我孀慈復爲世
所棄欒欒棘人屏伏草土因於墓田之側築土
誅茅結廬數椽朝夕宴坐其中雖未能沉酣教
典餐禀宗風而於古先生一字半句如饑得食

寒得裘暍得蔭愁城可崩苦海欲竭猶苦無眞
正導師扳之于棘叢菁林而指以轉身之路方
今龍象非大師其誰每思裹糧躡屩相從于法
席之下猶苦迷陽載塗趦趄未敢而瑞光僧竺
播者因七佛閣落成欲奉迓瓶鉢開示人天大
師其許之乎應眞無着之踪明月扶笻白雲叱
馭即吳中山林樹木之神共爲延佇不特四衆
之渴仰而已附便聊布區區縷懷未悉

卷終

文遠集卷之十三

目次

書牘

盛宗伯陽灣
孫吏部意白
靳司空習魯
喬禮部章甫
梁少參大胸
胡少參仁常
陳尚寶石泓
李司馬懋明
李司空夢白
梅中丞長公

錢前輩御冷
又
練侍御任鴻
朱相公平翁
陳學院自公
李中丞茂嶼
省中同年
陳徵君眉公
沈虎臣

文遠集卷之十三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盛宗伯陽灣

憶甲子冬狂颸初作已有撼山拔地之勢闢茲以後林無寧羽川無靜鱗繒弋罝罟靡所不到太老師雖碧山寄迹而觸事驚心時或不免如不肖輩直万狙鼎鑊之餘耳鼽杭傍徨以日爲

歲荏苒至今良出意外幸　朝旭方昇夙霾頓
掃
主上聖明遠符堯舜而蒲坂老師早沐　宸眷
可稱特達之知乃固局者遂先事破之日下爰
立之舉琉璃姓名孰先于太老師而　廷推者
未測其意之所屬昔堯之舉舜賴有師錫若今
日所賴惟商宗傅巖之夢周王渭水之獵而已
至若身爲名世者雖園成獨樂而志切先憂迎
善氣於方來養正人之一脉仰思待旦此其時
也豈待白麻既宣方壽夾袋哉蒲坂師相去密
邇幸時以比意密陳之若不肖孟三年草土百
折風波今得優游原埜快覩昇平讀書味道生
涯足矣鄙言悃悃總是恤緯之忠非以乘雁雙
鳧而復萌巢阿翔圃之思也吳座師遂歸道山
周銓郎竟淪詔獄太老師聞此兩信必爲之累
月忘怡非止當食邽箸而已

孫吏部意白

三年中黑風白浪不特陵谷震撞抑且天地瞑晦驚心懾魄吾儕所同而生在吳中者爲甚選延歲月以有今日一枕蘧蘧憂疑稍化便覺此身已在紫霄碧落之上矣至於時事正未可言主上洞晰情隱心憐黨錮鋤奸之後舉賢爲急而彼中尚欲虛席之懷阻援茅之路不於此時洗薰腐之餘燄襄盛世之太平而守之彌堅錮之彌甚如此作用必爲上天之所厭聖主所覺未有久而不破者直坐需之而已若吾輩氣誼豈待尺書後通而瑶函已先被之直抒胸臆無所避諱

喬禮部章甫

鄉在都門與年兄不能數數會即會亦不過盃酒笑語而已憶乙丑之春曾促膝兩次肝鬲互輸嗣茲一別遂隔滄桑弟三年倚廬削迹城市

攀號而外惟經卷繩床相爲伴侶而黑風撼地
白浪震天氛氳此身如乘漏舟而行灩澦之灘
刻刻與死爲鄰耳
聖明御極海寓恬熙驚悸遊魂復得蘧蘧焉于
于焉有考槃窮歌之適紅日三竿黑甜一枕覺
來無事與野鳥閑花同其歌舞自分餘生志願
畢矣北來邸報多庋廢置不觀聞有一二薦剡齒
及賤姓名者有類鶯呼鵲喚入耳亦自欣然第
一過輒忘無復留影在八識田中獨傳到年兄
大疏將不肖弟家門情事總縕于數言之間一
讀一嘆感極而繼之以泣也四十餘年孀母孤
見伶仃相倚迨板輿就祿廼覺老景稍開愁顏
略破而先慈臥疾之時正時事洊更之會手藥
靡而進此中怦怦惟恐猝有 譴逐震驚吾母
以速其殞則不肖且負終天之辠豈意陰陽人
道於虔劉中猶寓矜全使吾母含笑入地而後

不肖戴罪歸里幸矣幸矣然而褫纁之辱上逆
所生以
神廟所特眷表章而海内所仰爲女宗母師者
竟不能保其一命每念及此痛徹心髓且不省
弟奉節母之教束身砥礪頗具生平忌者指鳧
道鳧終無風影可捉但一番蒙垢未有一番洗
滌終無以見先慈于地下安得一人知已與天
下共揭之而後被髮入山以謝箕張之口今幸

有年兄一人矣即酌議之 吉依然掛鐸然從
此藪澤間可稍施面目且使成悊宇前輩與馬
宋諸兄得脫錮籍而躋 新朝此疏造福滋大
且明示以議論之權不盡歸言路足令昌言者
色飛箝制者氣奪矣在年兄公道發皇非孜孜
見德然幽蘭自媚忽蒙採擷草木有情亦當啣
感而況人乎且同籍同門諸昜弟棄之如土者
能無一二動念也率爾布悃非敢言謝諸惟爲

世道自重

靳司空習魯

吾友古白最慎許可其於冠葢之交尤落落自遠乃蘭藉中所推歲寒之盟以台翁爲最不肖雖未獲摳趨下風實勞我夢寐矣張子襄素附名流賀公調亦非俗吏峪嵷而產松栢越鷄而伏鵠卵不肖方幸之媿之迺一則步武枌榆之社一則服官禮義之鄉種種因緣潛通介紹宜

台翁不我遐棄惠然德音遠及空谷也不肖自孀慈見背已鮮生人之懽憂患相尋敢萌出世之想今幸 聖明在御天下一家見覘可消張弧復脫天空海濶更復何求至于平康之福非正直忠厚者不能釀惟祝台翁起自禪琴以靖煩囂培元烝是世道所賴非不肖謬托臭味輒欲私其末光也投縞獻紵實媿古人叟叟寄將稍爾明德

胡少參仁常

自老父毋之罹於難也不肖弟身在憂危中而剝膚劇肌之慘如與老父母同之亡何而颶風既息驚瀾底定吾輩幸留此身復見天清日朗而宿霾積霧猶令人酸鼻眵眼議論繁興顛倒訛雜貴鄉摧殘之餘卽應山身罹百苦竟以七尺殉之而含沙之口誣及身後老父母與耿樸公同禍而不同福固其宜也弟年來僻處郊坰絕無睹聞初聞老父母蒙難以爲宦遊在畿輔之內必不能逢崔魏之懽以至于此讀手教幷尊刻始得其詳而幽燉未耀至近日始有闡發之者名浮實實浮名自古有之爲君子者惟挺持此一副正骨以矗峙於天地間而已豈從人世問浮沉毀譽哉

梁少參大胸

與年兄久不相聞迺夢魂固耑耑環繞也當驚

颺騄浪之中不知者謂弟至危年兄至安弟如
一葉漏舟任其掀簸時出沒于龜鼉之宮鯨鯢
之口年兄如大士安坐補怛落迦常以慈眼憐
憫衆生耳近讀薦剡敘述年兄請告之故其不
蒙樸公之禍者一間耳是吾兩人實同其危也
赫曦既昇宿霾漸掃嚮者人心之公是有所閟
而不敢形之筆舌者今次第發抒年兄勁骨亮
節達于　宸聰愛日之恍未免爲捧檄所敚弟
見年來呂侍養乞身者多不得竟其志如林鶴
胎司成請而復出而見逐逐之而又將出矣
此其人非當世所號爲貞臣孝子哉年兄豈可
以庭幃之奉仰負　明時況年伯尚未可鴕東
山之樂而年兄豈容守南陔之志徵書旦夕趣
裝不再計也惟不俟弟慵懶成癖且自先慈見
背生人之趣已盡更自揣一老腐儒正如蠹魚
不爲人害而見者輒欲揉爛之不若深藏于殘

編故楷間飽食神仙字龔異日可作一脉望耳

知我者以爲何如

李司馬懋明

都門言別時已有襄陵燎原之勢矣玉璽進而

同文之獄興曾爲諸公屢言之然不意其慘烈

至此台翁之危危於南樂一語過此以往不過

以鷄肋謝群奸若不肖弟兩年間直從刃山劒

樹騰越而過酸風毒霧瀰漫連朝豁然雲淨杲

杲當空吾儕得與野花啼鳥歌舞天光志願已

足又獲從儀舞之班趨走莫堦豈非夢想所不

到而造物者一番顛倒一番鍛鑄正未必無意

也今連茹漸援衆正昇　朝屈指名賢久者久

老者老一時襟裹共推台翁此正人心之同舍

總河而典戎樞棟用駸駸見端矣幸趣舍人治

裝旦晚入都以慰朝野之懸懸向來時事苦其

不痛快今又恐其過於痛快澄汰不可無搏擊

不可有大承氣湯止堪三四劑便當急用參著
以補元神而養中和宋人有言新法之行吾黨
不得不任其咎覆車未遠正當於此時看定局
勢妙在變化鼓舞有化枉爲直之機乃是聖賢
豪傑作用務爲百年不變之局可也若弟輩碌
碌祇爲雙鳧乘鴈而人猶不免海鷗之疑日下
行止未定或需之秋冬間徐問脂車耳君家令
子遭此慘酷然忠清孝友萃于一門熠燿兩間

炳煨千古豈滿床牙笏所能與之比榮哉李玄
白丈以詩箋來業已賦長歌矣覽之恐不禁潸
潸也把晤不遠未盡悃縷蕭拙修前輩恐已入
都不復作書若未行即以此同致

陳尚寶石泓

別來三年日在驚飆震浪中自東漢後數千年
無此等世界我生不辰會逢其適其不至附諸
君子後相從于黃門北寺者一間矣 聖明踐

祚羣小伏辜每見邸報日異而月不同無論殘歲卽近日餘氛流孽尚有閉日障天之勢而層層掃盪漸漸廓清向之苦于不痛快者今又恐痛快之過矣商城與貴邑接壤其操戈而及不肖實爲人所愚不但請以要典布學宮薦鎭瑞頌逆何藏蓄之有但請以要典布學宮薦鎭瑞頌逆瑞種種實病至于不可救藥而不肖又有極平極虛之論自去歲八月以前滿朝皆魏氏之人雖有前此媚瑞罪狀而幸有後此攻樞功十分之過惡亦當准折幾分至於新鄉捐棄藩籬皈心善類天下大矣遺棄之人豈能一一收拾賤姓名之預與不預何足掛齒　廟堂之上尚當收之以開維新之路今澄汰方新激揚伊始權衡輕重不可差于累黍以成鐵炭低昂之執泰之初爻首言連茹次爻卽繼之以包荒又曰朋亡得尚于中行甫至三爻則平陂往復翩翩過計

矣古聖人戒于三在今日尤當戒于初非徒謂陵谷滄桑前車未遠政謂爲君子者不可以痛快爲主昧包荒之訓而浸淫自流于朋使異日有所藉口不肖此言幾于未卯而夜未彈而弱然每事當愼之于初若建瓴破竹之漸已成雖欲抹之劑之亦極重而不可返矣翁臺幸存此言不至爲異日作公案則宗社蒼生之福也翁臺此際尚稽啓事亦甚可惟昨見貴邑舊令尉薦數人未免掛漏尤惟之惟者梅長老還其秉鉞而置之河西李夢老屢薦而未推楚風尚覺未競楚多賢者寧不爲枌梓計耶想漸次而來縱幽蘭自媚必無空谷之嘆也若不肖弟驚魂甫定壯志成灰十丈紅塵豈能易青山白雲之樂縱清時難負尚欲俟家舅還朝之後徐圖進止累年草土幾成一帶髮頭陀今醴酒乾肉勉從先王之制尚不敢當酒貲之惠且念翁臺耆

石耕雲不堪分餉窮交也

梅中丞長公

猶憶壬戌之秋不肖弟將乞假歸在西老邸中與台翁言別彈指七年豈獨滄桑陵谷爲人世幾今古如台翁與弟輩日在戟林劒樹不知如何驀越而過復留此七尺得歌舞於光天化日之下從此以往林窖山深已有餘適惟是天行有消息人事有屈伸而隱曜公道如雨中之螢不全明亦不全滅遂令陳人捉鼻不免耳節鉞是台翁故物河西孤懸幾於絶徼而目下無甚緩急何煩萊公任鎖鑰李懋老甫推總河旋典戎樞或近例可按也弟本碌碌靡所短長而人不免有海鷗之猜今亦循資量轉實非意料所及

聖明在宥豈敢攻咮言箕潁但春明有夢豈能奪考槃之寤歌或俟秋冬徐商進止然正未堅決也陳石泓老父母尚滯林壑此亦先出者

之責矣衆正彈冠豈容林下一人也茲有貴邑
程君之便率爾布候

李司空夢白

嚮在都門雖不及瞻奉清光聆長者之緒論然
因令弟周旋邸中知台翁亦不見鄙而收之氣
類遂因借舫冒昧相通嗣後郵筒頻繼宛同面
覿比台翁還楚不肖亦還吳而聞問杳然然不
肖私心所嘆服及與一二同志屈指海内偉人
鉅公所謂鳳質龍姿自處則翱翔千仞用世則
甘霖萬方者憑私心之揣摩合有識之參訂不
得不共皈台翁矣比年逆瑞用事酸風毒霧瀰
布寰區今赫曦當空夙霾盡掃澄清有象太平
可期然士大夫之所爭者不過正邪消長之數
而已 聖主有堯舜之資而所以仰承化理共
底雍熙者其下手何在至於民生日匱寇盜靡
寧此皆卿大夫之恥而實心講求者少矣況肩

荷乎豐年之玉猶可待也荒年之穀不容以畫
餅克日夜望台翁一出爲游臻作粢糧使鼓腹
之謠并　帝力而不知此杞溸私願而翁亦無
容多讓乎度啓事不遠幸趣舍人治裝以慰朝
野之喁喁若不肖輩本乘雁雙鳧而人不免於
野鷗之揣自揣無它長惟一片赤心白意或可
對台翁于異日耳率爾奉布并謝積歉

錢前輩御冷

手教見存諄諄促駕破格之愛淋漓婉篤眞令
人鐫入五內不肖以塵土面目復從諸名賢之
後步武鑾坡已非夢想所及講幄弘開前輩鏘
濟布列豈承學所敢望卽或以次承之而　聖
神天牖沃心實難惟望老先生以端尹或部堂
內召使不肖昕夕有所稟程有所皈依乃至願
耳

皇上平臺之對浹月三舉聞仰愜　聖意者殊

未多得恐將來起厭薄羣下之心小人有才智者
必須忠直之士從旁制之此千古格言易云内
君子外小人小人勢不得盡用之可也内之不
可也然外之而至于移郊移遂言潛住京師者
而又出于不當潛住京師之人恐小人未必不
藉爲口實來教所徘徊卻顧者正不肖日來所
爲憂治危明而勰勰焉食不下咽也唐之中葉
以舜才得君者爲李長源以詞命得君者爲陸
敬輿兩人者一以才一以誠而皆今日對症之
藥也長山每事喜斷決而務痛快朝論稱之然
得毋過於用壯而有干將斁折之慮乎腊車之
心甚緩因前日南臺疏中又奉一旨遂不敢
爲易歲之計然八月以前正未發也承念及之
諸公精衛塡河其誠可鑒計老先生不以爲迂
若鄙言薄有可采惟俯擇一二以轉聞之輦上

又

自虎丘一別又浸尋匝月矣北來時事眞所謂日異而月不同凡昔之嫺瑨頗瑨而忽窴身於攻瑨之局以爲負嵎之虎高墉之隼者亦次第芟除如疾風之捲敗籜此月以前惟恐不痛快此月以後又恐過於痛快一過則美盡而慮其不可久滄桑陵谷目中已幾變矣何可不行之以平恕而還開倚伏之漸況要典毀燬此中搜剔正多天下事正未得寧靜也爲抹病計者或表或泄俱不可已但表泄後則補中益氣爲急而必不當誤用倒倉之法使腑臟之中反覆顛倒而不能自安以今日遽言及此眞所謂杞人必不然之憂然恐破竹建瓴之勢已成必至於翫勝而愈勝則愈危後雖悔之亦無及耳不肖盱衡時勢當不敢萌腊轄之想所私心自盟而不以告人者俟台翁正位宮端橫經　講幄使渺劣後進素所辱收者庶事有稟程身有皈依

而數月來尚稽啓事豈當軸者猶謂祥琴未鼓
耶有懷日積恨不能時時嚮知已傾倒前有尊
仲傳尊旨來問行期欲附數行竟不及待而去
茲有客從吉州來者似可任書郵率爾裁候不
自禁其狂率

練侍御任鴻

憶甲子秋冬間方舟並上抵掌論心已嘆時事
之日非慮吾黨之將及矣如老公祖者雖爲群
邪所嫉然不過以雞肋謝之徜徉故園尚有餘
適若弟者不特池魚可憂抑且連雞生釁兩三
年間直從刀山劒樹之巔飛越而過耳弟與木
菴兄皆以鑠骨之餘別開生面然鉛槧腐儒總
是乘雁雙鳧非盛衰所關丹衷素節如老公祖
者尚艱于啓事屈軼受壓于砂礫神爭見制于
封狐天下澄清寧無待耶然赫曦正中天之時
宿霾無連朝之布扳茅有象彈冠可期仕版雖

苦於不痛快此月以後之人情又恐其過於痛快泰之初爻言連茹次爻即繼之以包荒至第三爻則平陂往復動色相戒矣安得正直而和平如老先生者入養　君德出定羣囂以徐收蕩平之化使其更百年而不變乎蒲州敝座師與老先生塤篪同氣昔嘗共患難亦當共太平且

聖主求舊正切安車來帛似可計日待也不肖

以弟輩作糠粃鋒車終借翁臺爲篳路耳因風布訊殊無貌言惟祝旦夕嚴裝以慰海寓之望

朱相公平翁

帶水盈盈書郵阻隔遥憶老先生閉門謝客焚香展卷無緣野午橋之勝而有讀易註書之樂雖滄桑陵谷總如輕雲幻泡不足供達人之一瞬至若　聖聰日就恢廓仕路日就澄清眞水落石出睨見雪消之會已但此月以前之人情

驚魂甫定壯心半灰今得借齒牙之光飾不爲
時流所擯幸矣至近日所見所聞尚不勝勰勰
過計行藏遲速欲取決于老先生恨不能縮地
而晤對也

公致陳學臺自公非特崇奬先賢亦以風起
從來學宮俎豆之典
後進頊老公祖特牌送周奉常蓼洲入祠傾城
聚觀有唏噓泣下者可見人心之同廼又有伍

少參寧方先生持身介特秉性剛嚴抗疏於前
星未定之時掛冠在稅監方張之日一生出處
炳烺可觀既賦歸來闔門養志公嘗有云居官
不徇情居家不請托可謂眞士夫矣此兩者眞
吾輩之金科尤末流之砥柱惟公能言之亦惟
公能踐之衆醉獨醒固自超然流俗之外衆好
必察亦不寄人籬壁之間豈獨吳下之錚錚實
爲人倫之表表今墓木既拱齒頰猶芬而未沾

明德之馨猶俟葢棺之論稽之輿情實爲未喻
近來鄉賢陳乞紛紛主持風教者每切慎重文
移詳覆動經歲月若海內遠近所共仰與台臺
所稔知如此公者似當照前此金氷崖表榮江
及近日周夢洲事例竟遣尺檄行學入祠以慰
輿望不肖輩訟言至此亦恃斯民直道之公絕
非鄉邦阿私之好耳伏祈采聽臨楮主臣

李中丞茂嶼

不肖嚮在都門從黔中士大夫問安酋事知台
翁保障之功高於韋雍州毓而敝友劉達生從
圍城還談軍中事更晰其述台翁閎材大畧眞
曠世偉人三年前有里中許生持一扎至則台
翁於雅歌投壺之暇亦知菰蘆中有姚子想亦
過信同人之言采及葑菲雖把晤無期乃兩情
胍胍已似海水非深暮雲難隔矣累年來日月

暄霾乾坤震蕩台翁即優游故園恐不勝瞻烏

之嘆至若不省則唳鶴驚心弓蛇掣魄惴惴春
胸以日爲歲豈復郵筒遑來之時今　聖明在
宥泰運更新而海徼山濬烽烟未撤壯猷方召
文武爲憲者正側席所急需也推轂滿廷徵
書不遠趨舍人治裝此其時矣若不省輩乘雁
雙鳧何關理亂雖清朝難負而春明之夢豈
能奪考槃之寤歌追隨劒履正未知在何日也
茲因馮令君之便率爾布候

省中同年

不省弟迂疎廓落又守鉛槧之局乘雁雙鳧何
關世運偶甲乙冬春之際正在煽熒從橫之始
痏心蒿目憂形於色以刺時人之眼遂至抨彈
褫逐不以衰麻去國爲之少寬此正捫心自
安仰天無怍者也嗣是狂颸駭浪扳地撼天藉
使之知德已厚矣　聖明御極衆正彈冠獨枌

榆寥寥莫爲主持台翁人倫月旦片言九衮猥
以公道發抒破其沉欝遂使爨下之桐溝中之
斷復得動雞錶而列莎樽在台翁廉採清評豈
容阿好卽不肖亦不敢以公朝舉賢之典爲同
心樹德之私但叔向雖靳見於祁奚而管子終
感知於鮑叔自玆以遑惟有益自砥礪無敢竇
越是卽所以仰報清時俯酬明德耳近有　嚴
旨敦促不敢過自濡滯以蹈蹇恣涼秋旣盡或
可步武芳塵拭觀太平景色半年來赫蹏未通
纔懷莫溯或有道者正以澹漠見收不嫌其自
同木石也玆先附數行托敝門生陳謝至於塵
土面目重玷班行尚祈始終照拂之

陳眉公

生居吳門去峰涇百餘里又與先生敦孔禰之
契者行三十年而未嘗一過山齋爲信宿之談
咄咄悔事前者舟中晤語正如途次匆匆解后

從茲以往欲剪西窻之燭開北海之尊未知何時念之益令人惘然也所乞風樹堂記雖極其淋漓黙綴總不出先生嚮年所贈數語中然是血淚所漬染憂思所綿結者雖復嘗之後撫其家室猶依依不忍捨況於破猿鶴之盟而靦顏小草豈特弘景入宮時作松風之夢也特求有道之言爲原草惜別未知已脫稿否業礲隹石以待并求眞行作蘭亭行以成二絶雖不敢促迫欲于行前爲此願耳特煩淳上人拜領勿孤其行

沈虎臣

長安棋局祇宜旁觀不宜對手弟固旁觀人而旁觀覩久則旁觀者誤以爲有所指黙而竊竊揣摩之固不若拋卻楸枰自理樵柯之爲快然倘閑看棋覩破世間種種扮殺無限機關比局終斂手畢竟大家滿盤俱空楚家漢家

蜀黨洛黨皆棋也弟正欲從棋盤街上學出世法非學世間法也仁兄書中元之君實等語涉套已甚異日相對請試爛柯人一番眼力何如

文遠集卷十三終

文遠集卷之十四

目次

書牘

韓象翁老師

又

孫樞輔愷翁

范尚寶太蒙

又

李撫臺奭孺

王司馬岵雲

林按院栩菴

潘學憲昭度

朱制臺恒岳

史蓮翁老師　門人馬勝千
李總河燦巖　張中丞石松
岳中丞石梁　張奉常存宇
吳侍御玄垣　葉侍御慕同

目次 畢

文遠集卷之十四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韓老師象翁

近得老師台札見寄盥手莊誦宛如摳衣進屢聆教于函丈之側也其憐念不肖慇懃慰藉又如嬰兒失母幾瀕危亡既脫湯火還衽席拊摩抱持倍加珍護不肖因此復追念往事自慶餘

生不覺涕泗之橫集至若　離明之照始而朝
暾則霧霏猶集既午而晌午則氛祲蕩然老師試
觀朝野氣象自冬而春以迨於今非所謂日異
月不同者乎擬反之大機全在東山一詔其在
　朝端踴躍臣鄰抃舞非不肖所得而知若窮
陬僻落提壺擊壤皆以爲太平指日康阜可期
此亦不肖之所歎詫而莫喻其故者昔溫公之
出而兒童走卒相呼惟其誠也老師之出而南
北東西無間亦惟其誠也　聖明作用更邁千
古謂蒙茸不除砥道不闢蠢蠹不剪穡寶不成
所爲屏小人以安大人者已有所用之
皇上之眷倚至此老師之圖報可知不肖竊聞
七月以前累蕃　召對六曹庶政無所不咨諏
因揷茵之警於兵餉爲尤急地官與夏卿累蒙
　切責幾無地自容自綸扉一二大老外仰愜
帝眷者頗少乃知　大有爲之君洵非名世不

足以應之且勿論堯舜皐夔雲龍風虎即如三季以下有一代中興之主必有一代中興之輔有漢宣必有丙魏有唐之肅憲必有李長源裴中立不有庸碌無以見才品向之素餐覆餗皆爲偉人鉅公先資耳若夫君子小人之分淆桑陵谷即二十年間不知凡幾變矣欲爲可大可久之局必于激揚澄汰之中稍寓鼓舞變化之術開之以自新示之以避就苟非頌瑞建祠爲公論所共棄者其誰不貼耳搖尾而樂爲吾用夫近日之禍雖出于宦官而實媾于士大夫然媾于士大夫而其名仍歸于宦官故化異爲同漁小成大惟此時爲然若有一言可採一長可紀者斟酌于內外大小而輕重布之以慰其望則知感以平其情則無怨且伺其功過時其懲勸不徒博寬大之名行調停之法則且喜且懼而就我之勒砥礪磨礲至十數年而天下之

人情可漸歸于一使
神廟以來六十年玄黃水火之爭至今日而盡
消不獨善類之福而　社稷之福也不肖又嘗
謂二三十年來朝局互有勝負以議論勝人勝
則勝矣而人終不服不若以事功勝之方今
聖主在宥　恩波曠蕩而井里窮氓扶笻遑聽
者猶苦于膏澤不下冤征輸之急妳故加泒之
繁如故民生日蹙矣何惟乎盜賊蠭起虔
鎮以椋城告閩海之寇蔓延而及越中也東西
虜交訌烽火通甘泉
主上爲之旰食而興嗟夫閭閻疾苦關塞險隘
虜情出沒豈
天子與宰相所能遍歷周知惟妙簡督撫大僚
潔守長材者宜邊而邊宜腹而腹以內繩墨吏
外清儥帥此今日第一義若夫文武爲憲壯猷
折衝者雖生材實難若揆地與官人者日夜講

求則

祖宗歷世所培養豈必盡無其人不肖竊觀
聖意所嚮漸近綜覈如不肖所臚舉者不獨以
此服天下人之心而更欲以此仰副　聖明之
望　溫旨優渥安車敦促知舍人不日治裝矣
此番出處實　九廟神靈共爲眷倚豈徒　細
旃側席也夾袋中儲之有素豈藉涓塵然素沐
老師知愛故敢抒其一得不肖因　朝命相迫

不敢迂蹇衡門涼秋將盡亦挈奚囊而北矣邸
中不便數數請見恐鄙懷有所不能盡謹先布
之臨書惶恐

又

不肖於九月杪嚴裝入都祇爲　聖明在御老
師以　四朝名德領袖夔龍之班善類扳茅羣邪
滌志太平之象指日可幾耳
聖主側席既久　平臺首召傾天聰以需入告

皇上英明蓋世好以吏事責三公且求治甚急
責人甚備須以提綱挈領之說進其要云何進
賢退不肖而已賢者進則錢穀軍旅可以各司
其事今天下之所以不治者豈盡無可用之人
而在用人之人若漫無主宰而卸擔於臺省之
把持把持者固非矣受人把持者猶堪爲百官
之表乎唐虞無冢宰故舜舉五臣在老師之今
日正須舉一人耳唐有宰相判度支則自錢穀
而外不尸其責宋之兩府並建一主機務一主
軍旅若欲一人之身左畫圓而右畫方此又禹
稷諸聖人所不能
太祖以事權分六部
成祖設內閣亦以啓沃　君德仰承顧問惟票
擬重而後有宰相之權然必有軍國重事乃天
子與宰相籌諮商榷否則付之部院足矣今日
祇恐部院之非人誠使部院得人則無論天子

可執簡卽宰相亦可以執簡衡石程書毛舉苛察不敢爲

聖主願也至於　召對頻煩其仰副　聖懷者既少遂有反不如稱功頌德諸臣等語雖有激之言然　王言如絲不可不防其漸

皇上見所用不效未免致疑於起廢而曰有考察有論劾等語若厭薄不已馴至猜疑使人得以乘其隙則天下事去矣泰否剝復之闢盡在

乎此惟老師痛切暢言以聳動　明主之聽其他瑣屑未敢瀆陳獨諸家蒙難之子弟伏闕待命者更望老師極力主張以伸忠貞之氣而寒奸邪之膽此亦世道所關切也芹曝之獻總出血忱語不倫次統惟慈炤

上孫相公求碑銘

不肖某母子間情事極人世未有之苦孤寡互依更相爲命者四十餘年天下人多知之想亦

太老師所稔聞也祇因眷戀膝下不能暫離奉
母入　都者再而先母竟殞于京邸旅櫬方還
嚴譴隨之三年聖室與死爲隣負土藁葬賣
乞一言躊躇未敢幸　天日燭烺地下貞魂亦
且藉以吐氣而知不肖最深愛不肖最篤者孰
逾太老師至若憲天而行衮鉞之權礪世而操
微闡之柄耀旭曦于玄壤賁雲漢于青霄以此
仰贊　惇庸豈獨身肩制作夫以浴日補天之
手而興茹荼沉柏之哀何異屈輪扁而斷盤匝
剪明光而襦負版僭越已甚胥昧何辭但女貞
實世化攸關而母教又作忠伊始獎一勸百或
於維新之治有裨非獨慰烏烏之苦情寫孤鸞
之繁愁也百拜三薰矯首以企不腆戈戈與血
忱俱進惟哀而鑒之

范尚寶太蒙

弟自諸生時從梁谿晉陵諸君子遊卽知有范先生願爲執鞭久矣嗣登仕版浮湛於京師者三四年而不獲追隨芳塵恨天之不假我以緣而尤恨螳螂之當轍精衛之塡河心長力短不能爲大君子少效輓推也嚮之所號爲東林沉錮于

神廟之末年者庚申以後幾一歲九遷而台翁不與同其福比逆瑞用事三褫之辱徧及于東林而台翁實與同其禍今

聖明御極衆正彈冠比

光嘉之初氣象更不侔矣羣賢領袖如范先生者不入麟凰之籠而敦狷鶴之盟何也臺省銓司豈乏賢者但未必有成竹于胸中卽兩三年內邸報尚有所不盡知逆溯而上總如盤古時人杳不知其出處顚末矣至若無人獨嬋不言成蹊尤爲異常創見事不知愚舅甥何故獨以靜

嘿見收台翁固當捉鼻不免然遲廻印刓亦其
素也曾爲浪子偏憐容自已貪杯惜醉人不肖
若非爲諸君子執殳前驅者何事靦顏小草耶
遠辱手教何異面談繞朝之贈殊非所當僅拜
佳產數種以載明德貴地有講師汰如及苦行
聞宗駐錫吳門皆有伽藍之寄而檀施未集往
往香積生塵知台翁夙因不淺幸以神通力一
振起之弟行矣耑以此爲托

李撫臺夔龍

不佞孟從田間竊觀邸報見
聖明在宥雷電合章凡黨逆煽禍諸奸後先伏
法迺元惡巨慝或當檻車卽訊或當頫衣荷戈
而猶有逍遙河上偃仰家園者心竊疑之近有
客從廣陵來言其身負重譴而宴處華堂歌兒
舞女恣睢得意之狀宛如冰山未泮時愈不得
其解意必有通神之力不踶而走者歟何昔日

被禍諸君子朝聞　命而夕就徵至不敢入與
妻兒訣即末減至鬼薪城旦亦惴惴焉畏糧重
駢與臯囚等伍今　天討煌煌虎彪一案屢歷
平臺清問亦既嚴且震矣　詔書掛壁莫有
過而問者詎無恃而然哉忽八月十五日有尺
書遠貽而一緘脩之羅雀無人之門寒蟬吸露
之性見之愕貽相顧比發其函則署名曰遣戍
倪文煥也不覺裂眦指髮塞胸填膺夫此人者

言其搏擊善類屠宰忠良以海內第一流如周
蓼洲者而忍於攻之殺之其爲齒髮異種名教
臯人固已賣首莫贖矣至其逢瑞之惡實諸奸
領袖聞其力贊逆謀倡不忍言之事圖不可居
之功若伐謀誅意雖薑醢不足以謝　九廟在
虎彪中允爲渠魁不在逆樞下當此之時惟有
束身司敗席藁聽命猶復走竿牘馳包匭公行
唐突而無所疑忌豈其習用之謂舉世可以飴

而狎也在昔日炙手之靈藥卽此時搖尾之還
丹視其意之所投而輕重布之一芹將敬三窟
無虞將冷面化爲歡顏而剛腸頓作繞指庾以
彼斧蹟遊魂猶蔑天下爲無人眞可謂世道人
心之一慨至於　天語布訓良臣矢謨所謂破
情面禁苞苴者亦旣秋氣至而百草肅矣寧凜
於官嘗而反寬於臯戾庾則知其身未死而目
已盲耳已聵心已冥可恨也亦可笑也若曰同

藉舊誼則彼自乙丑以來已爲崔子之連枝逆
瑞之嬖子彼之氣類定不乏人何有於同藉今
同藉所首擯而誓不與齒者固以文煥爲首昔
元聖缺胖行於兄弟宣尼鳴鼓許自吾徒以義
破恩想同榜之公心非一人敢居其薄也不肖
見三四年前有居要津而發人之饋遺者竊嘆
以爲賢者之過楊震四知何須皦皦廼爾然此
物奚宜而至又與尋常問候不同如行於溷圂

之側腥穢入鼻不得不一吐以宣其氣亦自知
聲而討之有類于搏死虎不名拳勇然虎在網
穽中妄思求脫而猶借狐媚之流涎吐龍漿之
餘沫以毒士大夫而不知其爲狗彘之所不食
猶念同藉之舊聊一喚醒之而并以質天下之
有同心者原非張皇其事也但義不容噤墨而
足未越里門惟有聞之父母公祖以聽處分庶
可免於貪昧隱忍之疚而又可無輕舉妄動之

譬其寬嚴操縱一惟台裁總非不肖事矣臨楮
悚仄

又

不肖椎顦人也生平不能作違心語若直道之
譽亦如有物在胸吐之乃已老公祖入吳而地
方享安靜之福使不肖輩衡茅土室得蘧蘧安
枕伊誰賜也至狂瀾之中凝然屹立不獨爲士
品峻防維而且爲國脉關輕重今天下之誦遺

愛者但以興除沿革爲百年依賴耳若無所事而使海內相安于無事人知其合於河上蓋公之旨而不知實有淮南北海之功故因諸使君之請聊一標揭之不意管蠡之見亦頗有當於高深也老公祖將行矣倘一日未離茲土則風霆雨露或有片時可竟者尚望老公祖留意以終副喁喁之望其敝鄉水利一事度非數月可辦然有似緩而實急者此類是也有答林公祖

一書錄呈台覽或可備入　告之一班主臣主臣

答林按臺栩菴論水利

禹貢所謂三江既入者吳淞江婁江東江是也吳淞江尚仍舊名婁江少徙而爲劉家河東江久仁波之乘潮上湧者歲久而成高阜有高阜則有力之家爭占而爲膏腴今劉河出口稍滯而大勢猶存

吳淞則甚壅白茅港竟成平陸矣劉河不通病在崑山太倉吳淞不通病在嘉定松江白茅不通病在長洲常熟蘇松財賦甲天下俱出自水田而濬海一帶高在外窪在內雖雨暘時若猶有菑菑巨浸者遇水潦則天行之災十三而地利之荒已十七矣吳與越皆澤國而吳有八百里之太湖西受宣歙南受杭湖廣德諸山之水獨居其下流故與浙中不同此時不講求水利則將來田日瘠民日窮　國家之外府遂至虛耗而禍有不可言者　國初至今專官開濬者永樂則尚書夏原吉天順則侍郎李敏弘治則侍郎徐貫嘉靖則尚書李充嗣隆慶則都御史海瑞萬曆則御史林應訓　國朝二百六十年而治者六次今廢而不治者不下五十年矣約五十年而一治者亦其常也眞窮則變變則通之時若物力不給捉衿見肘夫孰不知之譬之

人身疋羸爲病法當用補而藥物騰貴將守其
囊中錢不問方書乎抑且傾橐以應雖典衣鬻
釵而有所不顧乎至於甲可乙否竟成築舍者
正所謂有力之家占而爲膏腴自一已倉困而
外不復顧桑梓昌言撓成亦有之若得當路殫
力主持而以精明强作者董其成亦未必盡爲
梗也舟次別無稽攷因明問及之謹據臆以對
王大司馬岵雲

台旌北指不省敢以簞寇蓉崇仰對衰鳥正以
國事當蠱壞之極氣運有鼎新之漸非得練
達政體斟酌羣情者不足以宣菀鬱定囂訛而
爲可大可久之局才難不其然乎寧無望于台
翁哉比秉中樞適值虜訌平臺召對仄席拊髀
皇上求治殷矣　國之楨楹寧無所以應之憶
壬戌秋不省乞假歸從通州見邸報台翁所以
控馭西虜者其心甚苦諸虜皆帖耳受戎索盟

書誓詞歷歷可按一插茵爲梗其雄鶩不比于東夷且邀當之意居多或一小創之而徐圖其要領可乎昔孝宗朝所倚毘者無過劉忠宣忠宣官不過大司馬而造膝移日者正不獨樞部事不肯更以此爲台翁祝矣迂莽鯫生起自謠諑之餘而踐清班第恐雙鳧乘雁無補　聖朝則有道之穀良足汗顏摳對有期念之神遑

朱制臺恒岳

恭惟師臺離吳中三十年而峴碑若拭棠蔭猶新庚申邂逅都門樽酒道故宛如當年側注子衿鳧趨鵠立時也嗣後有蘭茵之變西南半壁迄於鞏固以奠金甌之業師臺之功實在　社稷豈獨全蜀自蠶叢開蜀以來武侯功最著不食其報而世以韋南康爲武侯後身師臺拮据之苦幾同武侯又豈南康後身以勞償逸耶西陲稍定便當入棣樞軸籌邊樓上未可久留赤

鳥也不肖此出正如遊鱗脫網復作香餌之慕
每自笑之不識師臺何以鞭其後也

潘學憲昭度

台翁才華粲星斗而氣誼薄虹霓不肖弟從同
人稔知之願爲執鞭久邂逅一晤殊　快生平
猶恨鋒車相迫恐以客子久淹爲郵亭之累不
能盤桓信宿與台翁傾倒積懷迺行至廣延復
須旁訊寒廬苦雨旅懷蕭瑟對楮懷人轉增雞

鳴如晦之嘆惟取村醪滿飲讀台翁所爲蘇夏
二公祠記覺洪河怒濤噴薄几案間更欲拔劒
斫地斬妖魑既死之魄耳弟素性迂疎廓落海
內有識者所共知共信若遂附飄毛虛舟翻覺
笑不可測其蒙犯公義者自不能爲違心之語
至於陳涉揭竿爲劉項驅除亦未許天下人一
槩抹撥也便中乞即以此語致商城君前欲晤
賈浮老面談之因迂道不便台翁正有心人不

妨一見傾肝故以此奉告

史老師蓮翁

松陵舟中一別台光彈指數年滄海遘變惟老師寄迹青門怡神綠野向來驚颸駭浪扳地撼天而老師清夢遽遽悠然自適迨霧霏蕩掃霄漢澄清人皆狂歌跳舞若混沌再開危疴復甦老師視之則烟雲卷舒晦明遷謝固其常也又何恠焉比叩世兄聞眠食清嘉神理閒適闔戶垂幃宴居玄對雖摳衣踵接負墻林立罕得仰睹丰儀親承謦咳者固知老師以調元未盡之業燮理天和泮渙優游清明強固將來皤皤黃髮几几赤舄上慰

明王求舊之思下副海宇具瞻之望非老師其誰至若黃文簡餞別

帝庭年齒耄耋劉文穆婆娑洛社算擬期順今老師有傳初登添籌伊始純嘏得自

天錫儡籙即在地行且以

聖朝四代之元臣養善人百年之命胍非徒以
老師之仁壽卜直以　國家之景運卜矣不肖
出自摧殘之後脫於湯火之餘今復踐清班充
講幄孰非垂茇所及閩天寥濶燕雲阻修不
能擎獻一卮敷陳三祝敢言侍絳幃於縮地惟
有托素悃于趨庭耳　存問褒典政府自有成
規當促之韓老師也不腆侑緘統祈慈炤

馬簡討勝千

足下臥病經月不得時時把晤臨岐分袂匆匆
數語而已迄今思之猶爲惘然吾輩身在閒局
而蹤跡京塵不遑暇食每一自攻應酬十九端
居十一書卷高閣筆硯生塵名實相乖詞林爲
甚僕苦由三年又值驚覭惱悅無意於名世之
業悠悠忽忽負此居諸足下情緣淡泊骨力凝
定固是道氣亦用世者之器也古人云多讀史書
廣人意智家居無事可取溫公資治通鑑與唐

荆川左編合觀之　國朝書如吾學編憲章錄尤不可不觀惜近事不載耳詩文翰墨雖是小技亦是詞林本色若從事於此又須精研勿任作遊戲看也僕天資頗近而爲紛拏所敗今精力半衰恐不能以此道傳後矣青出於藍在二三君子努力努力趙老師卿典部覆已上閣票亦旬日矣而不見發莫測其故僕於趙老師有知已之感非汎汎門墻也爲此一事中夜如焚

惜綿力無可用耳房海老已抵家否并此致小詩并小刻二種附覽

李總河燦巖

甲子以後凡海内所號爲賢士大夫者無一人不在刀山劒樹中最甚者搒掠而死從李膺范滂之法濟其酷烈比之詔獄毒虐轉甚而台臺仍從九死之餘留此身以事

聖主固繇鬼神呵護然柔順蒙難所遭者苦所
全者微矣不肖從途中讀大疏又道出中州諗
知其詳不覺捲腕出血怒髮直豎垂之史冊亦
千古一段異事也　英明在宥衆正同升而獨
以玄圭之績仰藉台臺固以川后未寧宣房時
潰禫喉之寄端賴股肱重臣亦欲挽長河之水
爲台臺洗其淚痕血漬也不肖三年土室見敝
鄉憯禍相尋連雞之執業已付此身於鼎鑊砧
俎而今者徼天之幸猶得翔武承明與台臺貽
書相問痛定思痛何帝啻噩夢初廻驚魂再甦哉
率爾裁報聊抒積菀

大同撫院張石松

老公祖之治雲間也正值葉朗生之徒鼠伏蜂
屯有斬木揭竿之志老公祖不動聲色而客計
殲之不知者以爲縛一二亡賴烏用張皇然而
綿綿不絕將尋斧柯爲大於細厝地方于衽席

而使人忘其功此非豪傑不辦也不肖每以此
嘆服謂可傳　國家用今各塞自榆關而外首
急雲鎮挿茵之跳梁何必減奴惟威箝而後可
以惠來柰何以魏絳五利爲萬全算也斟酌行
之毋使兕鑒之氣墮於金繒是在老公祖矣不
肖以湯火餘生復塵清署僕犬羊帖耳桴鼓稀
聞勒燕然之銘以彰殊伐敬爲老公祖泚筆以
待伏惟爲　社稷自重

延綏撫院岳石泖梁

吳闖去檇李僅百里而遥獨於翁臺無把臂緣
亦半生來一缺陷也頻年憂患朝不謀夕自謂
無執鞭之期迺不意痛定驚魂復陸沉于十丈
軟紅塵而邊烽未靖
主上每咄嗟懊嘆卽不肖輩乘雁雙皃無關緩
急亦非雍頌文墨飲食燕樂之時數日前讀挿
茵仇套大疏指畫情形盡在目前樹卜套爲外

購以分其執眞第一義但聞卜酋久頹落不振
卽套虜亦非捕之勍敵奴之首禍也先并金白
而後致死于我然一日而并二酋如振槁然卽
我欲樹之以爲外蔽其終能乎　國家承平久
邊備廢弛已極正如一瓶一瓿之人病寒熱可死
病癰疽亦可死雖有良醫尚未能刻期奏効而
參朮之資又苦於無所厝主伯亞旅發言盈庭
且從而梏其手所恃者其祖先之靈陰佑而嘿

芘之耳爲良醫者宜奈何惟以病人事爲自已
父兄事求得藥餌則令其啜盡而毋有狼戾衆
口之紛呶者好言以調之子弟童僕之慵且戇
而令不行呼不應者提之撻之又從而扑之以
盡吾心且剔股剪鬚而無惜焉如是而已此翁
肆其狂談

張奉常存宇

兩過清源雖有世事古今之感而台翁繾綣勤
渠有加無已每憶衡臺坐中燒燭夜飲伶人獻
劇作逆撻睥睨狀因揾腕時事裂眦怒罵去此
未幾衡臺遂入虎口次年弟扶先慈柩南還台
翁惠弔舟次攢眉相對所慮不獨衡臺乃弟幸
從狂颸怒濤中還踐平陸台翁復起典銓以開
清明之治皆意外事也泰之初二兩爻援茅之
後卽繼以包荒可見聖人用意之遠而一時在
事者祇以眥睚爲功故苦心幹旋如台翁而猶
不免於譸訛至若蒼狗白衣且不足點綴浮雲
況能渣滅太清乎有道者置之可矣

廣東按院吳玄垣

側聞翁臺正骨昂霄丹秉夾日不肖從壬戌歲
一通姓名雖廓落孤踪不敢以音書相溷而草
木臭味從一二同人轉相暎拂者不肖亦不敢
妄自菲薄自遠於氣誼也逆瑞初敗餘氛尚熾

蕩滌腥穢還之清明爾時以孤陽敵羣陰者言路中非翁臺其誰此時師濟滿庭即不肖輩亦獲起錮籍踐清班敢忘篳路藍縷之功哉入都後正欲覓便一布積悃而芳訊及之聊藉郵筒稍抒嚮往目下蹊徑復開玄黃繼起持斧一方者能無長安不見浮雲蔽日之嘆乎有昌化令張三光者乃毘陵宿名之士而不肖三十年骨肉交也乍脫寒氊復投海外誦蘇長公到任表每爲墮淚以此時時念之倘垂青盼得破格優遇或將來俸已及期得厠名薦牘之尾啣感者豈獨張令一人僭干主臣

宣大按院葉慕同

與老父母濶別六年中間游歷憂危幾成今古之隔幸　赫曦再澄凫霾盡掃弟以草土餘生復與閑花野鳥歌泳光天此皆夢想所不到痛定思痛正欲與老父母一縷衛之而塞上貔貅

方藉乘驄持斧者壯旌旗之色作敵愾之氣若
竣事還　朝直待秋初恐弟欲借差而出彼此
相左未可知也念之惘然時事甫見澄清而玄
黃之漸復開
主上神聖而微有不信羣臣之心將來正未知
所抵止插酋移帳而西雲中上谷雖賴以稍寧
然虜性如風雨忽來忽往督師年過膺揚且時
時稱病終能倚之爲金湯乎古之所謂五餌者
必有鈎緡在手而後可用其香餌
穆廟中得成俺酋之款者制勝樽俎而操縱在
我耳若猶未也儲戎器戒不虞可一日弛乎以
老父母之潔已者釐華朘削以老父母之字民
者拊循介胄當宁西顧之憂當用是少紓矣彼
中情形便間幸一見示毋謂鉛槧書生勿談軍
旅也家母舅當以春杪至周蓼老郵典差備可
慰忠魂矣

文遠集卷之十四終

文遠集卷之十五

目次

書牘
劉閣師是翁
孟館師晉翁
何司徒匪莪
樊戶部紫蓋
梁少參大劬
又
鄭館師芳翁
劉大參念劬
朱制臺恒岳
徐兵憲肩虞

白兵憲惠風　王吏部文水
段兵部幻然　方保定玄垣
宋杞縣九青　鄭華亭澹石
王與化漩觀　門人李洪洞
學院玉完　曹撫臺薇垣
又　宋長洲敎溪
又
又

目次畢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劉閣師是翁

一別八年在他人以爲歷盡滄桑林谷之變若不肖孟直從鋒林劒樹騰越而過以有今日耳當不肖在憂患中遑遑不自慮而念及老師則怦怦若擣當年俊厨之禍首及喬固今所號爲

俊厨者大半脫之驚魂悸魄中得儀舞舜庭翔翔文囿而喬固者更歸然作磐靈光猶將出而楨幹王棟扶奠國楹豈非蓍旻之所芘覆而二祖

列宗所共誠持乎

天子神聖之譽薄海內外共聞之不啻近侍講筵親炙龍光仰承咳唾聲律身度有物有恒其爲不世出之主無疑更得伊傅薰摩

夔龍藻鞶中興太平可以刻券而俟公常遊午橋君實猶居獨樂此中外所顒顒企望尤不肖所耿耿怒懷也今琉璃之名虛貯或蒲輪之典再行平治天下舍夫子其誰矣頻年來荒坰土室已成世外孤踪去歲覩顏小草惟恐以北山之移爲師門玷執殳前驅尚欲立雪于平津閣下而機緣有待并緘素未通屢承下訊感媿競集今因二兄歸先附數行後有便郵當捃摭

時事以慰瞻懷

又

長安楸枰雖大局無改而殺活妙在應手又須處處占先着則爛柯山中所不能傳而神遊局外者乃得之老師靜觀日久豈獨成算在胸中即數十年來彼此勝負歷歷可按也身嘗當局者而暫作旁觀其料事愈清若留意旁觀而還歸當局則握奇制勝必矣獨樂園午橋莊婆娑甚適而興情企望日甚一日恐練璧不遠伏惟琮攝自重不肖竊從講幄仰聖聰遐觀逖聽事事經心其所燭照者定高出于廷臣之上而矢口天章爛若雲漢眞不世出之主敬禮元揆自與尋常不同菴蒲坂師純秉寅畏

帝心所鑒若言魚水猶俟將來因

皇上喜察喜斷喜擔當而蒲坂師獨以精白承

之自是司馬温公一流人正恐勵精圖治猶不
能無房杜之思也恃老師破格之遇故敢恣其
狂談

孟館師晉翁

憶前者摳侍絳幃諸生鱗次鵠立仰承提誨臃
腫之質並楩楠而就郢斤鉛鋟之頑共鎔鑪以
歸融冶雖報酬無自而慶幸良深至甲乙之間
風波陡發不肖旣奉廣柳以歸土室老師亦避
兎鋒而返故園郵筒簡疎企瞻遥切昨冬因徵
書催迫不敢懷居然驚魂甫寧傷弓抱惕端望
老師以 累朝碩望領袖清班使不肖輩黽勉
步趨免於戾越而豐部舊都倚重名德琉璃名
姓佇待旁求度 明王之夢非遥則衮衣之歸
伊邇負弩班迎升堦北面尚祈始終甄植毋使
其貽玷于宮墻也慈諭遠頒率爾裁答

鄭館師芳翁

鄉者蓬池之側掘侍峰幃雖鈍鋌頑鉛難收爐
韝而離奇臃腫終藉斤錘後因假滿還　朝途
中解后感時憂國情溢眥端乃老師竟以炳物
先幾超然繒繳而不省反因居危入亂自掛罝
羅其不以身爲俊厨之續而猶從鋒林啟聚中
留此孱軀以儀舜庭而翔文囿豈非昂霄聳幹
茈及桑蓺覆宇慈雲蔭被焦暍者庳
皇上天縱聖神今古罕儷邇英曠陳側席以思
房杜天章降札掩卷而懷富歐若非老師洪鍾
之叩大小鑛鎛藥籠之儲參著燦列恐竄勺尚
媿於和羹而神龍未快於得水黃扉邃巡載啓
白麻旦暮將宣金甌不靈琉璃重貯　帝心特
簡輿望攸歸非老師之屬而誰屬哉不肖輩以
昔日皃趨之彥值今日雀躍之辰豈徒與弟子
都養佇望玄纁實欲與走卒兒童共迓赤舄矣
清喬集中借光如椽聖善之譽實賴抽揚此又

不肖私感而未可以楮管鳴謝也率爾布復尚
圖顒候

何司徒匪莪

嚮年風波軋杌之中老先生貽書慰存迄今啣
感無何而赫曦照空風霾盡掃不肖以湯火驚
魂不能堅狷鶴之盟靦顏小草正如夭喬動植
不能自外於光天耳景運方開紛呶未息　講
幄雖啓輸獻罔裨往往中夜披衣當食投箸若
無蕩平正直之治寧免平陂往復之憂杞漆過
計莫可告語至如老先生博綜典章曉暢世故
豈徒力敦古道作範世之楷模抑堪弘濟時艱
爲捄飢之粱肉奈何使其狎主樵漁繫情蘿薜
雖山公之啓非閑局所得聞然遇一二相信者
不憚焦唇言之它日草堂移文不肖代爲任過
可也舅悌昨歲過金閶曾枉敝廬竟不及一晤
而去良用悵惘幸淬其文鋒磨厲以待明歲此

際相候於燕臺之側矣

劉大參念劬

乙丑之秋駭浪驚颸淪胥在目台翁則騰書丘壠不惜餘波之相累丁卯之冬宿霧沉霾澄清未睹台翁則昌言廊廟務令公道之旁昭世上男子如台翁者幾人今日幽憤吐氣茹彙克庭篁路啓林蠭叢開道謂非台翁預有力焉不可也樽俎折衝文武爲憲於台翁何所不宜具八

面之材者在

聖天子自當另設一目以待之況今中外告棘飢渴思治三秦固爲有事諸塞每多震驚任金湯鎖鑰之寄者能靳一節旄乎

神廟初曾用張守中撫延綏時江陵相公於講筵談之甚晰此台翁左券也弟在此鹿鹿無所效惟仰見

聖主需才甚亟尚未見有眞材起而應之屈指

海內如翁者正不多得矣豈獨意氣如虹噓沫
成霖哉長安之局可快亦可慮令親沈炎老當
詳言之太夫人隧道之石稽延至今臯不止擢
髮然實以憂患之餘惟恐文字速禍故效君苗
燒筆耳目下正欲料理積逋容於便郵寄上

樊户部紫蓋

彈指一別寒暑八更豈特滄桑陵谷楸枰屢換
若弟輩直從戟林劒峯中騰越而去留此殘喘
比狂颸小定宿霾未開不祥姓名如傷鶻野干
聞之者爭瞋目叩齒恐妖祲累人而老年翁首
先祓濯昇聞
天聽從茲以後乃有稍稍和之者篳路啓山實
始於此知已一人何敢護也以年翁崚嶒氣骨
歷落肝膽循良之報未收浮湛之踪如故弟素
饒熱腸兼懷憂秉但以杜鵑唬月無裨蜀帝精
衛啣泥難實大河耳然敢不中心藏之

朱制臺恒岳

師臺以數年戰伐之勞挈完蜀以歸　朝廷雖
孔明羽扇不必冒險戎行而德裕籌邊未免勞
心鈐閣今蜀事既定復以水西之事授之既號
材臣息肩何日從古如斯不煩與嘆也王文成
甫平宸邸又奠思南旂常之績　昭代無兩貴
鄉前喆芳塵可步不肖夙侍絳幃曾蒙青眄碌
碌史局無可報効惟有吮墨濡毫銘燕然之石
勒淮西之碑而已

關內道梁大朐

昨歲年仁兄未出山有一書相寄吮毫舒楮不
覺磊塊盡露未知浮湛與否亡何而年兄登啓
事覺廟堂所以位置年兄者未爲得所又未幾
而旋有關門之推當事者謂年兄力能扼逆瑞
而豈不能抗驕虜然使其夜臥而聽鼙鼓晨餐
而望烽烟此非　國家敦奬節義之法也惟王

伯安甫脫龍塲又擊澌賊既平寧卽復下思南
終其身在顚危孔棘中以成今古之完人天其
以此待年兄乎題詞數行聊塞來命且以見相
勗之厚至大教中援古況今足爲千秋定案關
門去京伊邇不妨以空函時時見及并以彼中
情形相示

薊州道徐肖虞

不肖與台臺素昧傾葢而不肖之心服台翁者
雅非一日以其在壬子闈中信手摸索而得周
景文朱德升兩君子此兩君子者生坳升沉互
異皆千古以上人世之耳食者共謂景文神遊
紫霄名芳青史以爲台翁門墻光抑知孝廉中
有安貧味道此時韞珠玉之暉將來發麐鳳之
彩如德升其人者乎方孩未固偉然俊兒熊元
明亦溫醇時彥繩海奮翮於前夷庚長鳴於後
此一榜者台翁得人爲盛不知其師視其弟令

人動執鞭之慕矣至景文蒙難而後没存高誼
尤見古心不肖時從士室中聞之愾焉興感比
至此中知台翁寄居鏁鑰身任金湯近日庚癸
之呼非台翁素得士心殆有不可言者廟議共
推不久當以節旄相授奈何忽動故園之思豈
萬金書中亦以三月烽火爲慮邪左周兩君深
致尊旨已告之當軸者第恐
明主拊髀不使韓范得弛其擔也

河西道白惠風

披讀年翁來教凡駕馭戎虜之方篤念故人之
誼具見之矣延鎮又復告警聞是有挾而求豺
狼之慾積爲谿壑金繒有盡烽燧難銷安能以
骨投之使挿與套猺猺而鬬而徐收卞莊之效
乎紙上之言不知可效幕府一籌否

舊南銓王文水

太師翁文章電發契於誼霞蒸眞不肖所私淑也

況於敝業師有囷源一脉自不肖入都凡二三同志可與深言者俱剖心言之諸君子或以奏牘或以齒頰未嘗不樂爲推轂也無奈疏上不報屢經沉閣莫測其故

聖明在上當如赫曦照空然不欲以進退之權下移于言路人或得以乘其隙而剝復消長之數密移于不知此今日之大可憂而非獨爲台臺一人之出處也默然而根荄甲坼蛟龍蟄動人力所不能促而氣候一到勃不可御未有長材濟以熱心 上帝篤生以匡 聖朝而久爲鷗鷺之羣者待時而動毋自疑也所貽兩函前一函中二札俱已領悉第二函則空緘也第有一儀狀耳此書不知投何所奈何有殷深源之誤耳

舊兵部陞幻然翁臺在南垣昌言危論爲正人領袖去此二十

年而精光熠熠在宇宙也至於不肖在敝裘零落之餘而翁臺推如菴諸公臭味之雅獎題稱詡高其聲價于霄高誼銘勒在心當庚申辛酉間君子道長林無遺賢不肖嘗語同志謂世間偉杰男子能擔荷鉅任者必推段先生爲最是時諸君子多不習於十年前事又有謂翁臺養疴自高無心用世者所以推轂最晚而逆瑞之歟得禍亦稍輕今

神聖當陽消長之機主上自握比庚辛間又不同而尚留楹棟之材永鎮空山彈冠在位寧無汗顏睹令孫知七箸轉加起居矯迅遂廾以主盟泉石雄長烟蘿收英雄之熱腸而歸之寒巖枯木乎況君平原非棄世者更當與有心人共商之來教娓娓憂盛危明足徵考槃寤言之中未嘗忘社稷也敢不

三復

保定守方玄垣

托在臭味雖燕南粤北夢魂時相環繞況三百里內正如河漢盈盈咫尺可望欲訴憂天之心苦無縮地之術躊躇搔首不獨爲離索之感也弟濫厠　講筵每於用人得失正邪消長之機亦不敢不稍效芹曝不然徒尋行數墨作老生酸腐之談毋乃下負寸心仰慚　隆遇而翁兄乃最我懶瓚勿多言豈饒舌豐干別有所聞耶

抑以用晦二字即用世之筌蹄也非至愛不聞此言謹佩教矣翁兄此時猶折腰風塵弟所痛惋來教斷木江干之喻自是一服清涼散以翁兄資望亦不憂其不去但不知飄向何處必須長年以一篙接濟耳此是世諦語聞之有道得毋啞然而笑耶世事紛紜目下大有一番水火翁兄靜觀以爲畢竟何如

宋杞縣九青

不佞交遊半海內每見韻人自覺其爲鄙見文人自覺其爲野見靈奇超忽之人又自覺其爲椎而固陋與台丈爲半昔之談眞覺此軀無處安放豈特形穢之嘆而已台丈謙挹太過郊迎除舍處以上客不佞乘鋒車走三千里未嘗受此華侈如置身五城十二樓之間而與王喬羨門之屬吸吐雲霞抽揚靈閟此夕何夕自知凡骨欲蛻又恐奇福難消也台丈自是玉皇吏謫向樊籠今風塵況味業已飽餐復當含香　帝座與絳闕羣眞曳履相隨旦暮當有三足鳥從紫雲冉冉而下即　徵書至矣不佞猶敷東方生遊戲金門當遣鸞鶴將迎吾輩雖涸迹人間不妨根究本因商世外之玄旨毋使珊珊瑯骨被烟火薰炙也芳訊遠存率爾奉酬勿訝其爲縱誕

鄭華亭澹若

前在闈中從貴座師處讀尊卷以爲異人也比讀行卷則現珎璵寶散落紙上不肖時令兒曹哦而聽之輒欲下拜生當吾世思一執鞭而不可得既借寇茸城又以土室驚魂不敢唐突而老父母惠然先之不特肝膽交輸歡同莫逆而靈心淵映騰溢眷宇文如其人亶其然乎至若頌聲遐播自雲間而吳閶不足言也繇吳閶而都城又何其繹絡相續哉考成報最　特召非遥願老父母以製錦之手絢爲天章雲漢昇爲黼座星辰將來衣被天下者寃竟於尺幅間仰闚豹斑則不肖不敢自附於知人而恥自附於知文

王興之漪觀

不肖鄉從國門懸書中想見翁丈文采從敝鄉劉達生暨貴鄉諸名賢想見翁丈氣類又從解石帆吳鹿友諸丈聞懸車馴雉之化想見翁丈

治行至捧接來教情文輝映肝膽交披宛如剪
燭談心班荆道古也吾輩鞬戶攤書尚欲論交
於千古之上大江東西何異坳堂盃水豈能阻
人玄對哉不肖浮湛閑署歷盡氷霜仍得與野
鳥閑花同瞻化日然究竟一老蠹魚耳翁丈氷
壺玉尺自當蔚爲國寶課最告成　徵書不遠
行當以宰一邑者宰天下喬柯之下蔭及芳蘭
不肖輩實有賴焉

門人李洪洞

辱芳訊始知蓑菲所自起今持衡者已釋載鬼
之疑則含沙者難投盈篋之謗崎嶼化爲坦途
溯洄皆成安瀾矣然在下位者獲上信友不容
簡輕而必以至誠爲動物之要譬之爲人婦者
所重在尊嫜而妯娌娣姒皆當處之有道性乖
而含毒者種種有之亦須婉順調停若使詬誶
之語時達高堂而孝婦不能自明此亦反躬之

未至也迂談聊以奉獻幸勿爲笑

李學院玉完

老公祖秉鐸司衡使桃李共拂春風菁莪咸霑化雨固一時隆遘至於逆餘方張之會則明師并屬摧殘迨　聖治維新之年則作人仍歸宗匠是當代名賢出處之際即敝鄉文教隆污之會也吳會頗不乏材培其氣骨端其嚮方胥老公祖是賴於繁花灼爛之會尋孤挺之松筠就

桑萇芬馥之中儲將來之楹棟則在道眼別有鑒裁化工自饒爐鑄不肖輩惟拭目以觀厥成而已遠辱垂訊率爾裁報法紀清嚴不敢申候統惟崇炤

答曹撫臺論賦役水利等事

不肖書生也素不知家人生產烏知國計第以敝鄉財賦之區剜肉醫瘡莫可控語若使取之民間者盡歸公帑又使歸之公帑者盡屬正賦

則陸運水輸貿妻鬻子亦復何憾然固有不在官不在民而以起解出放之遲速克猾胥墨吏之腹膏又有似急非急當緩不緩而以相沿取盈之舊額入中貴解官之囊橐如來教所謂神器蠢袋者素不聞其名既聞之尚不辨其何物而於血肉淋漓之下奪其垂罄之甖罌增其倍息之子錢以供此項不令人痛心乎至於四司料銀編派如故中璫若去而未去織造雖停而未停不肖昨歲在里門聞諸織棍以千餘金之禮爲去守壽去守納之遂仍舊貫不肖聞之指髮嗟腕第以居是邦之義嗛不忍言卽老公祖累書見及亦未敢饒舌也適談此事不得不抒臆以對新太公祖潔已而有執或可與老公祖確覆亦須政府委曲擔當方能有濟蓋聖主既留心國用亦恪守舊章而於宜民變通

因時損益之理未盡洞然此揆路事也織造則
第使尚衣無闕筐篚不匱而　上已無所過求
矣支用何名似可徑裁也去守又嘗爲織使復
遣之說實爲不肖告恐
聖明之主必無此事且未遣而預備存貯者安
所着落乎似不妨一稽覈也水利一事不肖屢
向當事言之而同心實少卽枌梓諸公所見互
有參差生長雲間者尤無樂乎有此事恐開濬
之後桑且變而爲滄也故前日承命請質于政
府亦不敢堅持其說謹以昨歲奉復李葵老林
量力爲吳中興百世之利此其功定與周夏兩
公同垂不朽漕儲改折不肖近於　講筵畧陳
其端而政府相顧錯愕謂萬一蜚輓不繼呼庚
脫巾誰任其咎正不知漕規久壞改亦遲一年
不改亦遲一年何如暫改使　朝廷坐收金錢

之用而又可寬糧船修理之限復春冬起運之
規所濟者甚大察內外臣子俱爲不終日之計
區區冷局何所效其短長乎災荒緩徵又增大
農仰屋之嘆漠然鄉邦之事身切痛癢老公祖若
爲民祈命不敢不助爲之請愚昧渺識條對無
序惟老公祖更敎之

又

累承老公祖以賦役事下詢凡藿食時所粗知
者前書中畧陳梗概矣至若繭絲牛毛不能强
不知爲知也鄉紳中毛具老差能言之今在南
都不妨赫蹏相聞又有文學宋琦嘗晰心于此
其人端謹恂恂有先民之度其子學朱爲長洲
學知名士其姪則以新甲科令武陵葢衣冠之
族而此君尤能以禮法自持或老公祖召而諮
之亦謀野之遺意也謹舉其人代不肖置對臨
楮主臣

宋長洲穀溪

不肖於乙丑闈中從一同年生處見一奇卷璀璨陸離不肖謂此神物也宜亟登天府以昭上瑞乃同年生選縮不敢薦迄爲敗網珊瑚已出闈訊之知老父母姓名實與文玉令姪並樹幟海東比於大小阮文玉之得雋不肖實預邪許廼萍末微風不能翼垂天而上莫非數也昨歲見春榜不勝彈冠慶又竊竊自喜謂何劉鮑謝

者前書中畧陳梗概矣至若繭絲牛毛不能强不知爲知也鄉紳中毛具老差能言之今在南都不妨赫蹏相聞又有文學宋琦嘗晰心于此其人端謹恂恂有先民之度其子學朱爲長洲學知名士其姪則以新甲科令武陵葢衣冠之族而此君尤能以禮法自持或老公祖召而諮之亦謀野之遺意也謹舉其人代不肖置對臨楮主臣

宋長洲穀溪

不肖於乙丑闈中從一同年生處見一奇卷璀璨陸離不肖謂此神物也宜亟登天府以昭上瑞乃同年生選縮不敢薦迄爲敗網珊瑚已出闈訊之知老父母姓名實與文玉令姪並樹幟海東比於大小阮文玉之得雋不肖實預邪許廼萍末微風不能翼垂天而上莫非數也昨歲見春榜不勝彈冠慶又竊竊自喜謂何劉鮑謝嘗從暗中佹遇之正未知鞭弭中原當在何日亡何而貴同門徐九一兄書來謂當借冤敝邑夫敝邑之以文人作循吏自宋王元之後四百年於茲矣老父母具五色繡腸廼借百花洲作河陽試其製錦之手豈特盤錯犀利相得益章即勞來農桑刈夷武斷迅霆凜霜巽風解雨莫非文章誰云仕學岐也不肖驅車而北老父母剖竹而南恨兩不相值廼新猷過化從吳閶達

帝畿又盈盈浹耳矣敝邑名區也而實磽土也譬之鮮葦少年麴蘗靡曼酬縱日久精理已枯瘁矣即彊陽自持衣冠甚都然而疾風可偃一夫操箠可使之披靡而走也征輸加派有增無減即　聖明在宥而膏澤不下於民仁父母之爲斁黎計何啻痌瘝廼身哉近者海上之兵羣呼庚癸而郭門爲之晝棲即趙張爲民牧帶刀者轉而買犢可萬萬無它警然見杲日而談陰雨不盡屬迂誕也昨者水利之議方興而旋以匱用格然白茅不濡則東北一帶有瀦而無洩將變桑田爲滄海滄海爲桑田固當酌於時然一勞永逸仍可變滄海爲桑田固當酌於時之盈絀烏可竟廢不講哉至若郡邑文學傾心既久孫陽執轡騄駬嘶風烏啼吏散與二三髦俊抵掌論文亦一適也不肖窶書生也圬茉無幾合親族所寄不登數頃供賦或不敢後期小

兒自讀書外一無所預本自麋鹿之踪想狐魅所不屑假倘有所聞與名義相關者端俟老父毋作大金湯胥昧通候本當以寸絲爲侑而中丞齋奏人不便寄將且恃在道義知愛不以世法相苛百惟慈炤

又

一月前曾以薄蹏涸涸于記室凡累年翹企之願暨輿人頌禱之私畧具書中計徹清覽乃郵筒未達而芳訊先及矣披捧瑤箋宛如摳對至於崇奬下劣則溝斷飾以青黃撝滌謙光又嵩高自同崤嶔紬繹迴環旣感且恧以老父母司牧一方不特煢黎賴以拊循抑且衿裾望爲表率而降尊挹志爲不肖屈無論身爲部民仰庇慈字苟非世間妄男子豈敢受邦君踰涯之寵至若闔中之事雪泥鴻爪杳無控揣且奇文忻賞有目共睹而心長力短事與願違能爭九青令

姪於剛愎自用之南樂而不能爭老父母於孤疑不定之同年不肖迄今猶有遺憾老父母詹以此爲言轉令芒刺肌栗汗流褻浹矣小兒宗昌以家報至必言老父母破格之愛彼驚駘凡種汗血徒勞雖前剪拂有望於孫陽而犇騰難躋於穆駿老父母童師之教誨之以親子弟畜之幸矣過蒙優渥祗增踼踏至若敝邑積疲積蠹之餘自神君下車以來鼠雀潛踪蠢蟓屏迹譬如臨淮至而行壘改觀驚塵來則滿堂動色今頌聲正起令問日新惟望蔽芾成陰則知維桑有托矣本學管正傳顧企宗皆一時譽髦而兒曹鞭弭相隨者正傳前歲入彀而復失企宗則方受餼者老父母法眼賞識定當人獻其材不知此兩生亦經品藻否敢以此備桃李之選分俸過腆恐靦金中添幾日塵矣又不敢不拜綈圖修候以布謝悰

又

老父母惠臨敝邑已浹半載不特謳誦頌禱洋溢京洛小兒昌家郵遞至稱術累幅不盡澄六案則菽薈霜清惠千家則茅簷日晅即傳寫者以爲揄揚莫罄則逖聽者即有組繪難工遥想幽竹山窻已托萬間之庇豈獨衡門稚子忻逢千古之知哉不腆寄忱伏惟崇鑒

文遠集卷之十五終

文遠集卷之十六

目次

書牘

曹撫臺薇垣　又

又　王按院孺初

又　吳道尊訥如

又　陳吳縣同凡

又　洪中丞學海
又　陳孝廉玄樸
夏郡丞予蘭　蔡學道正菴
應山楊公子　桐城左公子
進賢饒世兄　徐念陽公子
曹文學忍生　王參戎喬峰

目次　畢

書牘

曹薇垣撫臺　以後數函皆爲吳縣及武進事

福星照吳門已浹數月奉教牘者再而不肖尚未裁掌大薄蹏相候固緣疎慵成性亦爲敝廬數椽瘠田僅頃一兒守舍自咿唔外無所知仰托帡幪優然有餘不敢上赤章希澤于天公廼

芳訊注存深荷格外惓惓迂腐書生何足仰酬
明德敝府爲財賦之藪而水旱頻仍征輸相迫
閭左原無蓋藏實剜肉以供惟正既入府庫則
起解出放吏胥爲政緩者急之急者緩之皆以
飽碩鼠之腹郡大夫若非精明而無欲者多墮
其雲霧中司農按數取盈使長令以此受叅罰
而釀成意外激而爲庚癸之呼其弊始於移此
壑彼左枝右梧誠有如大疏所云者至若吏議
清評衡鑒具在非部民所敢言惟是直道之好
誰不容默　吳縣陳父母之潔已字民鉏彊扶
弱循良嫩政歷歷口碑即前此周蓼洲被難萬
衆號冤幾至揭竿乃內以身翼蔽蓼洲巢覆卵
完妻兒安堵追贓至數千曾無一伍伯譟於其
門外以片言散烏合之衆上下調停自紳裾共
齊珉無連鷄池魚之殃皆陳父母及去任冤公
祖所蔭芘也今報成既久銓部專待老公祖給

繇疏以俟彙　題而遲遲未到者得非以錢穀
愆期之故望留意玉成之至武進岳令則貴鄉
後進而不肖敝門生也頗具骨力不喜脂韋趨
時遇事剛執有疆項風或未免招異同之口實
非骫骳俗吏也亦望董誨而甄植之老公祖試
虛懷博諮必謂不肖非阿私者縷言萬緒非尺
幅可盡

又

半月前吳縣陳父母書來言老公祖於尋常保
留中曲賜抽揚不勝國士之感聞湛持家母舅
瀕行亦嘗以感戴賢父母之意仰塵清聽正恐
其執持稍過含沙不意其遽發於祖掌科
也掌科爲不肖敝同年亦承其推轂之誼去歲
此時其家眷船過吳門因裝客貨迫而載之估
客不勝憤控籲于縣陳父母以爲其從者所爲
其主人不知也稍稍禁輯之已又責治縣役以

謝過其家人入京膚受黜綴掌科銜之次骨不
肖亦窺見其隱度不可解則以托其同垣顏同
蘭豈意同蘭亦不能解也幸其叅疏遲廻未下
而大疏適至在老公祖據地方目擊之眞採斯
民直道之譽寧許一人之身朝夷暮蹈其始終
護持所不必言即按臺王公祖出都之先不肖
亦嘗言及之無論公道難泯口碑具在即與老
公祖共事一方萬萬無異同之理掌科與不肖

誼不薄然以纖芥纏縈循良以居禁垣司封駁者
而耳目及於一令以侵兩臺之事種種逗漏長
安中皆少之不獨敝鄉及閩中諸公也至若陳
父母潔已字民抑强扶弱循吏政績更僕難書
間有異同盡從强項中來至若周蓼洲被難時
生前之周旋與身後之經紀千古美談一時無
兩地方有開讀之變洶洶如斬木揭竿誰則爲
之解散逆璫有漏網之索惶惶慮池魚林木誰

則爲之消弭此其功將百世勿諼而使其被讒以去將來之爲令者又何勸焉陳父母卽去其品地自在獨敝鄉無辜而奪一賢令不然不省舅甥輩皆株守迂拙人也經年不敢下使君之楊縣令去留何關肥瘠而輕以身捍之哉王公祖未知到否尚未敢通書倘已按部正商榷此事老公祖不妨出此示之總非爲一身一家起見而枌梓關係不細也偶有便郵先此馳布

又

十日前曾具數行奉述陳父母事計已徹台覽在敝鄉之輿情必主於攀轅而陳父母之素志恐決於拂袖凡敝鄉紳衿及父老子弟所籲祈於老公祖者祗欲爲賢父母存此一段公論使後之涖茲土者有所勸亦使天下見三代之遺直未盡泯於吳儂耳豈眞欲與掌科爭勝哉更有瀆者武進岳令乃敝門生前者亦仰望垂天

之庇此生疆直自信因鋭意興深或果於任事任怨而遇有骫法者未免以一切繩之坐此頗與地方不相能而近者爲吏田一事怨聲達都下頗不忍聞幾至投慈母之抒武進在四履之內最爲窘邇老公祖人倫之鑒自無所逃不知其致謗有因乎抑地方別有所不便而深文羅織乎今聞其報滿亦在邇惟老公祖容察之何以致此多口至於覆匙裁成一惟老公祖斟酌不肖迂直人也私狥曲庇生平耻之即老公祖能諒岳令於銷骨之餘亦別有曲全之法在伏候台教見示

又

數日前復接雲箋稠疊連娓情深誼洽自媿不肖落穆之悰尚未及摳對片晌而千里寄訊兩心相披循省生平何以得此陳父母事公論原自昭明敝鄉父老有撾登聞而上書者然寃竟

主持在老公祖與按臺王公祖武進令事其騰
謗虛實亦漸彰矣在吳縣則戈矛顯著易肉在
武進則萋菲暗投莫挽然有孫大宗伯及家舅
輩以虛舟之論爲之惋惜卽左一官夫復何恨
餘萬前任府官將不免參罰夫閭閻惟正之供
多典妻鬻子而應何以宿逋若此不在國不在
民將何歸焉又 嚴如老公祖似所當急爲釐

刷也有聞附及隆昵未酬統容再布

又

五日前有一書計徹台覽藩封疏得 明旨洗
刷業與天下共見矣東南號爲重地在敝府則
錢穀之窟穴難清在上江則潢池之盜奚方起
左圍右方非藉老公祖八面之才不能辦至於
吏議官評尤建牙持斧者第一義今遑遑旁操
之矣在言路者既挾之以逞其報復號部民者

亦借之以行其愛憎凡有司之饒有氣骨能自振立者方恃上臺之見知爲之干城外護以得行其志而飄風凌雨忽然而來前車後戒勢必至移其任事之心以人人彌縫事事模稜既惟恐獲戾於要人則事理之曲直勿論地方之利病勿論匹夫之眞是非與上臺之公好惡俱勿論而惟以周旋過客迎合鄉紳爲保全功名之急着東南之吏治尚忍言哉居恒搤腕不勝世道之憂敢因台教而僭及之至於激揚鼓舞以壯循良之氣而慰簷蔀之望此老公祖事也不肖何敢預焉搦汗口占不盡悃縷

王孺初按臺

老公祖襟神羣賢發皇正論不肖未入長安傾心久矣摳侍下風倍承繾綣蠲除形迹披滌襟懷雖繡斧凜於秋霜而槎花溫同春日銘心載德未可殫陳比聞攬轡省方搴幃問俗積案開

燃犀之照憑城懾神豹之威將使江左山川滌昏霾而披朝爽吳宮花草揭宿霧而睹光天察公論於積毀之餘未許鑠金銷骨還斯民以秉彝之好尚容牽秩攀轅蓋　聖世已號清明之朝而吳儂尚有顛倒之恨若非氷壺玉尺代鼎力以提衡將使茂宰琴堂望箕張而削迹不特四履之所懸企抑亦百代之所仰瞻也用布裏言敬酬芳訊

又

敝縣陳父母潔已字民鉏彊扶弱循良嫩政歷歷口碑即前此周蓼洲被難萬衆號寃幾致揭竿乃內以身翼蔽蓼洲巢覆卵完妻兒安堵追賊至數千曾無一伍伯譟於其門外以片言散烏合之衆上下調停自紳裾以迨齊氓無連雞池魚之殃皆陳父母所蔭芘也祖函三掌科因吳門裝貨一事有憾於陳父母不肖輩屢解之

而不得遂憤然出疏長安中大爲不平老公祖
以海內是非之公與撫臺曹公祖同心共濟之
雅必當爲賢令主持昔年澈鄉鼎沸之時陳父
母捐棄功名身家之念以衛地方扶善類而墨
焉惟徽老公祖神力使赤子無奪乳之悲慈母
免下堂之感是　朝野所共爲禱籲而以此占
望新猷者也鄙言或不足採請參之同志諸賢

何如至散門生武進岳令錚錚自好久負彊項
聲而以獨行其意因丈田一事得罪于巨室騰
謗都中殊覺可駭不肖爲之投慈母之杼嘗貽
書痛責之已而知其半屬于虛正欲奉聞於老
公祖思所以善其去而今果去矣衆口悠悠羣
情洶洶此令何所過望但南廷評太劣不候報
滿遽轉太迫使湯霍林含笑于九原之下而松
陵相公鼓掌于百里之內亦太爲此輩吐氣不

肖因此不免悼嘆若其貧孤峭之性兼剛執之癖南北既已異宜寬嚴未必盡中不肖知其不諧於世久矣清華永斷骯髒堪憐望老公祖閔念之各臺公祖有相聞者尤望一瀹雪之無遂以貝錦作金科也妄托氣誼直抒肺肝臨楮主臣

常鎮道帶管蘇松吳訥如

吳縣陳父母潔已字民鉏彊扶弱循良嫩政更

僕難書即周夢洲被難時偏於狂飈駭浪中敦古今存坳之誼巢覆卵完妻兒安堵追賊至數千曾無一伍伯踵其門此近地被難之家所未有也至於鼓譟之變從容消弭自紳裾以迨齊氓無連雞池魚之殃雖道府諸公祖殫力調停而陳父母心良苦矣此其功將百世勿諼而使其被讒以去將來爲令者又何勸焉夫官評吏議上有兩臺次則道府今司表率者不得操其

月旦而修隙報復者起而旁操之此世道之一
變也老公祖與撫臺公祖同心任事前此撫臺
給縣之疏定屬鼎言噓植惟始終望爲直道主
持令以彊項著聲必不能每人而悅間有異同
愈徵其品至其啓釁之繇從吏之故夫人而知
之即今匍匐數千里撾登聞而頌寃者葛賢乃
三十年前硾稅官奮不顧身爲萬民請命亦布
衣之傑也此其人可以要結利誘如世之俗吏
喑市人而驅之保留者哉惟老公祖詳察而力
任之

又

邇來縣令之雌黃不出於上臺而出於愛憎恩
怨之口越俎旁操肆其辣手將置上臺於何地
所以敝邑之人爭爲吳縣父母申不平之鳴也
惟是敝門生岳武進性本彊項當以鉏彊剪橫
與利除害爲念而人情土俗一切勿問其嚴峻

之過誠不容爲之諱而未至草菅民命如暴公子之流也鄉紳之不快者因丈田一事迫欲去之猝有廷評之推已而知其流傳失眞捃摭無據旁觀者尷尬腕稱寃鄙無及於事矣夫溺冷灰蹂破甑此常情也聞毘陵鄉紳宿憾未已恐羅織舉狀展轉相聞惟老公祖力爲護持以全其末路弟於其未轉之先曾貽書痛切使其力改前轍若流言果眞弟且首爲鳴鼓之攻而無奈描寫沸騰多從得罪巨室始也老公祖試委細察之當知弟非世俗詆犢之見或更一質之孫宗伯何如

陳吳縣同凡

老父母畢竟爲祖掌科所螯矣顏同蘭年兄與祖共在工垣祖之眈眈未已同蘭兄窺之有素苦無所效其調停數日前過弟談及老父母言考績後以早離地方爲佳否者必爲舍沙所中

弟謂賢父母在地方如嬰兒乳保彼此相戀萬
姓所憑依豈可一朝奪同蘭曰夫已氏之不忘
情也久矣曾試其毒而未行今復有所試矣然
慮其假手於人不意其顯然爲難也弟一日謁
華亭相公相公駭而語弟曰吳縣父母何如人
弟歷歷誦述盛美相公曰祖函三有疏矣然祖
之有是舉於已甚不便蓋吳門裝貨一事京師
多知之而祖逢人輒愬亦不自諱也騐票核之
撫按遲六七日未下適曹公祖保留疏正值此
時至
皇上每事精覈見一官而誹譽互異并參疏同
發日下都中譁然人人不直祖謂從來無掌科
獨參縣官之理且以私憤害循良公道滅矣弟
數日來每執塗之人而告之言天下有大計不
遺一書帕入京之縣令乎有萊根布素五年如
一日者乎有待細民則痛癢必關寃抑必雪而

摧抑豪强雖鄉紳春元必繩之以法者乎然此
猶循吏之常格也蓼洲之難沾其餘氣將爲身
家慮寧獨一官陳父母非眞師生之誼而造請
彌篤執禮彌恭同飲食同臥起如家人父子之
不相舍經紀身後巢不至覆而卵獲完追賵數
千曾無一伍伯至其家此非千古以上人乎當
開讀之變人情洶洶幾釀斬木揭竿之禍奉渠
魁之 旨舉國惶惶感池魚林木之憂非陳
父母與冠公祖同心共濟誰爲撫輯於前誰爲
消弭於後功在善類功在地方家尸戶祝正當
百年未艾所欲媒孽之利其速去者獨一二并
兼蠶食之家苦蔡藿之不採又或衙門舞文骫
法之徒慮城社之無憑不介而合不踁而走者
亦有之咄咄掌科不特報已怨抑且代人報怨
矣若此論不伸不肖輩號爲吳珉者已無顏面
立於人世況在朝端敝鄉如王玄珠諸公與老

父母猶未爲肝膽莫逆皆憤然不平聚族謀之貽書兩臺矣撫臺給縣疏既極榆揚是非不兩立必無依違模稜之理度按臺旦暮入境不肖前者曾與面談此番書中所不能盡又托楚中臺省之賢者轉致之老父母從此風格當益著聲價當益高萬勿遽萌拂衣之志獨不肖浮沉在此而無先事弭難之功以決裂不可收拾舉莫贖矣臨楮懣憤先附報捷飛寄

又

既作書而按臺公祖疏到寫調劑之意於洗刷之中可稱妥當且使地方終拜慈母之賜此吳儂所禱祠而求正弟輩所敝舌而爭也讀疏爲之引滿爲之頓首從茲以往老父母有所展布從橫無礙但其同鄉及同在兩衙門者與悲狐兎眺眺無已每以體面爲言但迫於公議無隙可乘耳老父母清眞愷悌抑強扶弱卽古循吏

傳中亦罕其偶今經此一番嗤霾顯出一番光
彩更願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凡貴鄉秋風之客
一切屏絕胥吏以降等第須嚴覈敝竇不必痛加
鞭笞使其一文不得沾手一事不敢朦朧更勝
於析楊三木也白日青天之下轟雷迅霆與和
風瑞露並行不悖畏之者若天帝親之者若乳
媪論至極透徹處必使疑者服恨者消纔是聖
賢學問亦不負不肖惓惓一念老父母今日在
吳縣堂實從劒戟叢中搶奪而歸欲傳之異日
作一段佳話故敢以狂瞶之言進主臣主臣

洪中丞學海

不肖乙丑春在都門波騰鼎沸朝不謀夕時掃
門入幕之徒日以殺人爲羔雁乃有樹衆正之
長城作師門之諍友者惟翁臺一人心竊偉之
既而譴廢之後塊處土室每念俊及之徒名在
鈎黨者如魚遊釜中肉在几上何以使羅剎斂

其猙獰獧獰停其搏噬必有深心大力涸迹行
權善施方便者容叩相知則翁臺以垂天之靈
時勤翼蔽也留此善類以培國脉撥返之機實
嘉賴之豈特驚悸餘生墨墨啣感而已翁臺苦
心錢牧老知之最眞乃牧老甫脫洪濤復蹶峻
坂翁臺此際其念之又何如也不肖何關於有
無雖世運亨屯時切海念而芹曝靖獻或可效
于講幃此外雖不靳齒舌而精衛塡河徒以自
畢其志而已不能一一求濟也長沙令史記言
係鄉梓敝同年生平無媿影衾居官可矢天日
愷悌父母允矣克稱惟翁臺破格遇之語非阿
私伏惟崇炤

又

客有自楚中來者言應山之人與楊忠烈之家
爲難不肖聞之掉頭不信謂乙丑年忠烈被逮
里中父老子弟哭而送者千百爲羣天下所以

否極終泰亂極還治總賴此不死之人心在耳
今 天日燭朗 褒忠之典稠疊未已枌梓之
間必當悲喜交集椒漿麥飯酹於祠下者定無
虛日何物亂民彼猖乃爾必齊東妄傳也已而
言者藉藉都門諸老亦且驚相告問其啓釁之
繇或以爲楊氏諸孤頗因遺產思贖釀成大禍
此其顛末未可臆猜但忠烈爲千古以上人凡
含齒戴髮者孰不欲啖魏崔之肉而問左亂民
其以其身爲魏崔續光天化日之下嚇賣畫喃
狎猰路蹲此近日一大怪事也台翁於忠烈宿
有緇衣之好填撫一方而目擊此事必爲之投
袂而起但競綵情法之間務得其平倡爲戎首
者固當痛懲一二以洩神人之憤然必使楊氏
之與地方兩相安而後忠烈地下之心亦藉以
稍安此在台翁與在事諸老斟酌而綏輯之耳
謬恃台翁惓惓至誼輒敢爲越俎之談臨楮主

臣

陳孝廉玄樸

荒壠舟次悲風蕭颯秋雲慘澹使我輩滿眶血淚不覺橫集襟袖別後虐燄益張不盡人芟鋤不已愚舅甥亦時在死法中豈意赫曦朝昇曛霾夕掃以三尺　朝廷法行千古快心事未知當年殛鯀殺苗時有近日鼓舞忻悚否獨恨死者不作不能留文孺補天浴日之身以贊新皇中興盛治徒使吾輩雙扈乘雁綴儀舞之班以翔泳

清朝冏首舊遊轉增悽悼耳　鄒

典既備公論大明即廟食未奉　俞肯想旦暮可覬惟追賊全給一事尚未易言令塔歸必能道其詳也以不肖謗劣托在文孺臭味之末且其生平一二大關鍵不肖頗悉其苦心抽揚讚嘆風厲鬚眉此後死之責不敢妄自菲劣願以墓誌銘屬文起家舅而不肖任神道碑固以仰

酬尊委亦以答知已於地下也台丈靜觀日久
正當出潛離隱爲世羽儀乃復有咏莪之痛守
墓持經乃人子無已之極思維我兩人同病相
憐矣戈戈短帛通名靈几幸恕其弗躬

夏郡丞予蘭

猶憶乙丑秋逆旅方張楊仲子持年兄書惠弔
鮮民而并談及楊氏事弟實咋舌杵驹不敢條
對已而聞之楚中鄉紳及海內賢士大夫始知
年兄所卵翼楊氏者無所不至此豈特矜視一
官卽七尺亦度外矣千古上偉男子事幸於年
兄見之眞使人下拜也今　旭照當空覆盆昭
雪蓑弘碧血共紫覬赤霧橫亘於太清之上而
年兄一段勁骨熱腸有不與謝羅爭峻融峯並
烈哉楊公子在都門口高誼不置托弟致其咄
結

蔡學道正菴

昨歲台旌久駐河干因相去遠遠竟不及盤桓
片晌甚以爲歉嗣後有鄉試同籍史長沙赴任
索弟赫蹏爲介曾徹覽否年翁當逆餘薰灼時
罔諼而都中多有誦徹術者咸嘆以爲古人古人
能護持舊宰之子千霄厚誼不特趙長公啣結
應山之禍慘於高邑而精光更覺照耀今覆巢
之下遺卵獲完
聖主崇奬孤忠於應山尤所注念雖 恩澤恨
于舊格不能大霈而
皇仁所未迨者吾輩當
推之長子楊之易已齒胄監矣次子廩生之賦
三子之言在黌序中素號麐髦今更以名賢之
裔破格奬成食餼者得超貢未餼者餼之想亦
通都所悅服而於秉鐸者廉頑立懦之教不爲
小補凡其在宗姻中以生童待試者并爲之物
色而拔擢之屋烏推愛知年翁先有此心直以
鄙言發覆耳

應山楊公子

從沈剡老處得貴邑近事爲之驩絶豈意天道既彰　皇靈有赫而魏崔之遊竟復附麗亂民以肆其狂逞此近日一大惟異也其所以決裂至此者必有巨奸爲之魁然在諸世丈得毋嫉惡太嚴調停未盡以致此耶覆巢之後幸賴　聖明御極崇奬忠魂施及苗裔所以仰承　聖恩俯紹先烈者必使鄉黨中交口稱爲善士而後於家爲克孝於　國爲世忠橫逆無道所在有之然處之亦自有法今不幸而攖其鋒固緣夷狄禽獸不可以常理論第恐遠近有不盡察者以爲起釁有因則非世丈所以慰尊公于地下也百惟珍重益務進德脩業以保安靜之福有一書達洪撫臺亦聊以伸通家之誼耳易名大典尊公已得忠烈矣實不佞具一議慫恿當事者政府因具揭以　請今得謚者於憮死中

僅六人自尊公而外趙太宰得忠毅馮司空得
恭定高總憲得忠憲周選部得忠介魏給諫得
忠節它如顧端文諸公則不在慘死之數者左
忠烈公之靈碑文俟歲暮稍暇當勉圖之不敢
負諾也臨書悵惘

桐城左公子

於邸中晤通家諸世丈時動九原之感至尊
公與不肖誼不薄見君家大小阮髣髴當年笑
語尤令人悽咽也諸世丈中魏子一才最美此
不佞所稔知而子一又心折門下雖不能一領
緒餘而青箱舊業必能振起之毋徒以蓑弘碧
血點染箕裘也顒望此時正議易名之典
楊周諸公皆有行畧在不佞處而尊公生平事
蹟不佞抽之腹笥十僅二三故未能纂述以備
掌故便間幸寄示之至囑至囑至囑

進賢饒世兄

不肖髫年受知于尊翁老師最深老師待不肖亦最厚卽辛酉壬戌間追隨京邸慇懃骨肉之誼不特以門人遇我實子弟遇我也不肖乞假南歸當臨岐言別老師淚眼汪然迄今思之五內如剜甲子冬復入都遇令叔老先生問老師起居知健飯亡恙自乙丑夏不肖奉家艱歸嗣後日在風波震撼中絕無從通江西之信而老師遂遊道山矣聞之爲忉怛累月古人有磨鏡自給而弔知已之喪者此貴鄉先達事不肖於今甚媿之太師母尚在堂百餘歲老人叠遭至痛其何能堪賢昆仲共幾位生計如何老師身後之典如祭葬　贈廕之類已全備否倘有缺陷者不妨見示當効綿力圖之更望老世兄努力明德以不媿明公之後薄儀纖屑聊備麥飯椒漿幸於老師靈前呼不肖之名而告之臨楮

哽塞語不能盡不肖於令叔亦有破格之愛令弟處尚未及寄弔先爲道意

徐念陽公子

尊公功在西川川之人屢頌之至今勿諼也其周旋周藜老尤千古偉男子事人情之所最難葢此時非看破禍福生死四字必不敢以身輕試于虎口它日奪官以此至於賈命亦以此寒燈夜語伊蒲相對一腔孤憤言猶在耳僕筆忘之不向輦上諸公一傾吐哉第

皇上慎惜名器不啻繁纓之愛尋常　　卹典有至政府揭請而不得況其他乎大疏未覆客與伏闕陳哀亦有各部酌覆而留中者十八九甚當事者一商之前劉二南侍御之疏不爲無助至於昜玉匍匐入都尚未敢從吏也便郵如織容觀其事機走信馳報

曹文學忍生

捧讀來教灑灑千言其於　君德損益國家盛衰強弱之故何其洞髓髀而刺膏盲也昔蘇明允獻書一時名公鉅卿遂薦之于朝聲動帝庭台丈才識足步明允後塵媿弟輩綿弱如青萍之風不能翼羊角而上耳弟初預　講筵覺聖意留心典學入秋以來臨御漸簡主上神聖高出千古而政府以下皆相循於故套

上習久而厭無惓乎以嚼蠟視此亦非一人之所能挽也

上之所注意者惟富國强兵釐奸剔蠹四事而已內外大小臣工鮮能以實政嘗

上意者書中鑿鑿訏謨皆肉食之所不能言不敢言三局未結洩爲尾閭覓西南而并力東北弟亦嘗作此見乃黔蜀已告成功矣遼左五年之期茫無緒端至禦揷者惟以表餌爲長新城

既去未知繼之者能竣此局否
上圖治甚急而下應之愈緩有君無臣莫此時
爲甚弟浮湛此間何關於緩急之數且謀乞身
計矣台丈自是經世才尚當爲國自寶毋輕自
屑越纂脩供事成例有之然恐連城輕售也率
爾布復并謝發矇

王參戎喬峰

翁丈雲霄氣誼不肖久從同人稔聞之不獨以
家弟見還感錫類之仁於未替也又知與楊大
老定生死交如此人能與之同性命者必能與
之同品格矣千里執鞭之想無日敢忘而關河
阻修徒勤夢寐至前者所云兩家故事一段佳
話留之畫苑中可垂不朽而叔敖優孟終難爲
肖至弇州之筆天然率意更不可規彷有負指
授芒刺在心竟欲勒之貞珉廣貽好事碌碌未
遑耳茲因荆屏丈之便率爾布候董宗伯眞蹟

一卷奉充閱閣清玩

文遠集卷之十七

目次

書牘

孫樞輔憕翁　李相公續溪

劉閣師是翁　又

鄭司徒玄嶽　又

陳總憲中湛　又

李司空夢白　錢前輩御冷

又
梅中丞長公
徐廷尉若谷
方侍御孩未
王吏部中訒
臧茂才
目次畢
范太常質公
李總河燦巖
陳侍御益吾
王按院孺初
臧吏部芷菴
諸門人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書牘

孫愷翁樞輔

不肖某乃迂疎廓落人也向者掘侍函丈率其胸懷罔知顧避太老師鑒其狂愚深加寵飾人知太老師素慎品題雖時彥如林鮮所許可獨於不肖無靳奬成齒芬所到蕭艾爲香每從一

二同人竊聞人倫之鑑未嘗不顧影懷慙捫心
欲涕也自通州公署解后成別里居二年還
朝半載馴至世界滄桑乾坤混沌驚颸動則林
木爲殃駭浪騰而池魚受僇若不肖仍以土室
餘生棲遲林莽今且睹雰霧雰之盡掃偕俊及之
同升蔭覆則垂天之雲濡沫若清秋之露睠懷
明德敬勒五衷惟是太老師以燮調之手親羽
檄之勞三四年烽燧無驚數百里村屯漸闢論
其劬瘁既不減於渡瀘再假歲時便可同於平
蔡至於甲子之冬幾蹈虎口欲積誠以動 天
聰相機而全善類耿耿一念
九廟式憑奈何濁亂之時既借新亭之來爲疑案
清明之世又引街亭之帥爲議端此不肖所爲
剖胸代明搥腕莫愬者也
聖天子神明英斷今古罕儔第論思之地不乏規
隨而 宮府之間未成魚水求可以弘濟時艱

仔肩　國步者非太老師其誰昔者付萊公以
鎖鑰曾來虜使之疑若使還君實於中書定弭
邊庭之釁輿望漸見翕敷而鄙衷實先頌禱有
懷種種未易託之楮墨也久擬修候積意歲年
因兼從苦不解事未敢輕發今世丈言歸遣隨
後車少將積悃臨楮不勝瞻溯

李績溪相公

某無似得步武花磚傾承粲齒每一掘對春風
拂人憶甲子之冬虐燄初張狂颸驟發曾侍閣
下于成均署中輦轂相對肝膈交披娓娓務時
宛然在耳也嗣是其以苴杖去國而　嚴譴繼
之兩三年間朝不及夕念同人禍均罹雉而赦
鄉又埶此連雞身在丘樊命懸砧俎矣比閣下
膺爰立之求而善類獲更生之望暗中護持幾
先消弭閣下有所不忍言又豈它人所能知乎
昔長沙公於劉瑾謝事之後委蛇亂朝持論者

斷斷不置其微妙苦心至鄭端簡稍能洗發之
彼其時大而劉忠宣韓忠定小而李景文何以
止於竄戍而不及死孰非長沙功奈何與隻沁
陽輩同日道也方　赫曦既昇夙霾猶在名在
黨籍者第許首丘爲幸羣小固已訟言之如某
者考槃無諼空谷自媚春明之夢付之隔世矣
箪瓢啓山伊誰之力從此茅茹彙征鋒車絡繹
師濟充　朝清明有象豈可彈冠交慶而睇於
酌水溯源哉某一種血性不後古人今春正二
月間有持議者漫將韓老同傳不難剖心而白
之夫宇宙長存皆公道所奠維也豈可使蒼素
溷淆淄澠莫辨哉然而泰道既亨包荒爲急似
當稍敦寬大歸之蕩平其依然老書生供啓沃
無狀何敢談天下事惟望閣下赤烏言歸黃扉
再啓實講綢繆之術聿收開闢之功耳久稽布
謝菀結在心茲因孫世兄歸率爾奉候俚語不

莊伏惟涵宥

劉是翁閣師

都中近事二兄已悉其八九矣老師前書謂附
瑞京察二案明而世運否泰可定烏知二案既
明而葛藤未斷隱憂方大乎附瑞之誅創全繫
聖慈政府慄慄仰成懼無以稱 上意旨乃
與二三大老拮据圖之然儲蓄未豫耳目有限
不得不問材於臺省乃其怨獨歸之政府衆怨
溶溶羣目魗魗善後之策此時圖之已晚而衣
衲少戒桑土未防安得老師入昕夕共事兼謀
斷之資效塤篪之益乎茗溪陽羨各有突奧而
統均爲之盟主統均頗有當 聖意謀善類者
近在几席之內而攻小人者戰在宫廷之外勝
負大數不瞭然乎海虞用世太鋭遭此毒螫今
羈處郊坰以日爲歲事已白矣而負嵎者一疏
再疏猶猶不休其不早去茗溪者蒲州師微爲

門牆所牽然恐其終成膚悔也至　上之所急
者事功而下之所爭者議論　上之所望者富
國強兵而下之所持者東西南北始而厭既而
疑蒲州師曾因薛掌科疏拔其疑根之半今復
稍稍甦生矣天下事正未可知豈待數年後始
慮平陂往復哉衆君子望老師如望歲即蒲州
師初到輒以此爲言祇因枚卜紛紜尚無下手
處耳其遲速氣候會與二兄密商之竭精衞之
力以仰荅知已即夢寐何敢忘亦總爲世道關
心不詹詹於報効耳家舅書祇領并謝注存

又

自奏記老師而後數月間徑竇日啓呼吸愈靈
幾番召對海内喧傳老師亦稔聞其詳乎幸
蘗不得而羣小人欲恃爲金湯亦不得也荆谿
獨對　便殿似　眷注極矣而此後窈然太宰
皇上出沒操縱寓意淵微無論諸君子欲揣其芽

欲用史高無非爲掀翻逆案之前茅
皇上本不欲用忽而必用今又置此老之疏不下
而亦似若用若不用畏愚昧之見管闚　聖衷則
疑忌君子洵有之矣謂倚毗小人似未盡然也
蒲坂師與老師同在政府時眞有丙魏杜房之
誼昨冬初入都門正遇枚卜紛紜曾嚮不肖言
吾生平敬信惟南昌公耳促其出山朝夕共事
是吾志也遲之半載想無機可乘前此一揭抒

寫素懷但　九閽沉杳寂然無聲或言此中另
有微妙機倪者則非不肖所得而知也亦曾與
尊伴商之而茫無緒端漸久漸忘恐又成過
耳之風總之山唫谷應雷鳴蟄出是羣小之所
長衆正之所短然孔子之荆先以子夏繼以冉
求仕曰行可自有迎天意於方來遘人事之必
至者不肖迂樸鯫生媿不能爲求夏有負國士
之遇矣承乏　講幄亦以一片血誠自獻明主

而傾聽有之采納未見且入秋來細旃稀幸若以橫經爲故事使儒臣闇然無色俟歲杪圖乞身計矣

南司徒鄭玄嶽

甲子之冬狂颸初動沸鼎將烹台翁幸得掛冠而不省反自南來正如弱翮投羅驚鱗就網望翁飄然出都門又同班生登傖矣豈意不以褫職去而以扶柩中途而褫職繼之歸家抵罣室緹騎相屬於道至蓼洲兄檻車就徵愚甥舅豈有復全之理直坐待其及耳然從此於生死關頭力戰一番萬事俱空華百味同嚼蠟以此身作秋空片雲任夙生善緣惡業爲之飄颺順境逆境無所不可經此洪爐鍛鍊雖未必點銕成鋼而頑鈍習氣亦稍去萬分中之一此可與有道者言也台翁清端之品宵人所深畏而芒頴不露與丘明雖隣近猶不至連雞之

執不肖在憂患時度台翁之禍至此而止將來
留孤陽一脉以延正人種類必翁是賴豈意曀
霾蔽日霧雰障天人心慼慼以爲劫運將終三
災時至忽然　赫曦中昇蕩滌沉冥變爲琉璃
世界而不肖與翁復辭猥鶴之盟入麟凰之籞
雖夷猶自適不作出處兩岐然亦夢想所不到
矣不肖處散地作閑官況驚弦而後惕息未寧
方將斷山雞之尾剪翠鳥之飾種種素心亦台
翁所知若翁之清而不激端而不亢冰壺玉尺
澄萬品于胸中而有汪汪千頃之度使濁流遇
之不得衡潰而逞即清流遇之亦不以泌沸爲
高導襄陵爲安瀾合衆派而朝宗此台翁所裕
爲也目前之事微覺決排稍過而潢潦所聚亦
漸有犇堤嚙岸之漸矣使台翁久滯周南世道
其何賴焉若徒爲台翁祝轅者此猶俗子之見
也蓼洲乃郎携與偕來今　邮典粗備亦可少

慰九京矣陳赤老後人何似君家東床自是異材當計日騰躍也來教所及含沙肆毒者已伏魑幽之典不足復置齒頰南中如曾霖褒臧芷菴王中訒李廣霞皆可與談幸破格接引之率爾裁謝未盡所言

又

再辱箋誨深荷注存邇來世運稍見清夷然君子用陽而小人用陰其不敢顯然營壘相角者往往于窈奧間得之今既介然成路而闚左足者自不乏矣

聖上聰明蓋世定爲不世出之主然水之移舟也不必風濤鼓激而瀲洄蕩漾之間雖萬石之艫不能自持憂盛危明勿謂杞人爲愚也南中事微聞其槩微細處不敢託之楮墨廪翁以無心消之毋使雁過長空留影未化何如

南總憲陳中湛

今歲計事此中皆正人主持然未敢大展霹靂手歸於妥當而已南計到則無不踴躍稱快者至媚璫另爲一案上慳　聖心下慰羣望留都在事固多同心已而知台翁主持居多所以長安中人心喁喁日夜望台翁暨鄭玄老之來斬未了之葛藤搜中林之遺佚苦布列濟濟無能虛左以待倘此中一有青門之餞則台翁行促舍人之裝矣不肖身在閑署何敢爲越俎之談惟是世事雖見清明而餘氛未熄網繆桑土不容不痾懷耳代　言非拙筆所任而澤老推台翁之意强以見委雖椎朴無文實不敢漫爲套語第恐秋間用　寶時台翁且移南而北豈長守此官哉使旋附報未竟裏言

又

南中稍見紛紜想有得氣之先者烏知正人厚集公論昭明　聖明在上妙有操縱正未易窺

伺也敝同年陳益吾已轉南床誰爲領袖提挈
薰摩全在台翁而此間望翁之來閔閔如農之
望歲擊楫渡江行當不遠伏惟爲　國加餐

大司空李夢白

台翁以素車出國門不能攀轅握別嗣接手教
注繫惓惓可勝感佩以二十年翹企之私正幸
此來嘗得納履升堂摳衣接席領至人之咳唾
爲涉世之梯航草草晤言匆匆交臂雖還　朝
劒佩屈指可期而浮繫萍踪歸心常切徒有夢
寃環繞轉覺後晤蒼茫矯首楚天祗增悵惋而
已台翁行後又有蜩螗沸羹之象所號爲君子
者未能招徠鼓舞化天下爲一家而徒守其營
壘與彼法中相角無論平陂往復前車不遠且
以此布局以此負勝抑何自待之狹耶宗門所
謂枯樁舊處尋良可嘆也非博大寬平之大豪
傑以一身挺持而融化之則士大夫之習氣終

不可洗而滄桑陵谷終不可免搏捖斯世端有
望於台翁之再出矣陳石泓父母尚稽啓事眞
令人日夜芒刺近有議易名之典者不肖爲梅
司馬一發撝之附聞

錢前輩御冷

不肖出里門時不知前旌之將發也至長干始
知之然留都不可逗留一宿而行遂不及摳侍
片晌暢其所欲言途次紆迴以仲冬中旬將達
都門而枚卜之紛紜起矣此事任之稍急持之
稍緊意外之變微以相激而成獨以

主上求治甚渴求材亦甚渴牧老貫穿古今講求
世故使其在　帝左右大爲啓沃之助今乃以
久著之公論久定之成案借爲抨彈之用且以
不預推者而搜擿預推之人挺身發難無嫌無
忌此在卑官外任且不可綸扉何地而可操同
室之戈示入宮之妬此老之自爲計亦疎矣但

窈奧之間未必無熒惑　天聽者所以一發卽
中迄爲　聖心不化之根疑一人猶可言也大
者疑朝士之植黨疑言路之把持疑前此三四
年間推折者未必皆賢搏噬者未必皆匪類猜
疑旣動旋以三尺法隨其後若長山果罹重典
則縉紳之禍正未艾也新歲白簡紛紜向之所
揣爲佐鬬者亦橫遭縉繳言者與導之言者方
以爲快意萬一

主上思其揣羹何因發蹤何自安能使葛藤俱斷
漚沫頓消乎杞人之憂日甚一日若夫正邪盛
衰之間雲間公控之於前蒲坂師維之於後但
上之所急者事功而下之所保者局面上之所
綜覈者富國强兵而下之所照顧者東西南北
魚水之歡難遘鹽梅之用未成旁觀有識者望
主上虛已以任大臣亦望大臣宣猷以荅
主上孰難孰易何重何輕此其際未敢深言矣

又

再承手諭商略娓娓不啻摳侍終日也今歲計典殊覺南勝於北在北徼涉溫厚而在南專主精覈天下惟精覈可以服人伯氏沒齒無怨廖立爲孔明出涕皆服其心耳豈以調停爲道者哉媚瑞一案全繇

聖斷其始欲大彰雷霆之威今可謂及於寬政矣但以此事專委政府不與外廷共政府未有成料急而謀之部院部院

又轉謀于省臺之長而終未嘗與廷臣共議故主持此案者省臺居其實而政府反居其名將來府怨終有所歸人數亦覺太廣便有輕重失倫之病而註脚敲訂快意者固多其虛鬆旁及者亦復不少未可謂老吏斷案也所恃者

聖心之洞矚天討之震懾耳而啷啷反唇者便欲與要典作對矣爲今日計惟有修實政以靜紛囂破方隅以平政體庶可仰承宵旰下平

怨咨而長慮老謀者猶未見其人若成毖老得
膺　簡在揆地庶有助乎私心閔閔所望於台
翁之來更切矣周南久滯何異君實在洛昨承
雲間相公命與蒲坂老師言之謂部堂若須魚
貫大類河清　聖意微以宮端近冗或借纂修
題轉是一道也今台翁所居之地敝同年有謀
之垂成旋以衆議讓而所讓者又物故未卵求
夜不省亦切有步武之思焉以謝囂塵而養迂
拙未知能諧所願否也統均之地不清將來更
多隱憂阻孫李而左袒若雪以肆毒於海虞已
明告之天下矣與窓之播弄正未可測近因議
論太繁合從連衡以求必勝此
皇上所最不喜者於是微有疑忌言路之意而別
寄其耳目此亦諸君子之過也長吉諸兄幾爲
要典所累不省何敢以苦心自命幸蒲坂師護
持楊慕垣甚力執難異同故衙門諸公皆免於

評論然旁觀者猶聆聆耳未已惟有高臥一兩年以嘿消之耳尊仲索報甚急率爾奉荅曰下冢公之去留枚卜之用令又兩大關鍵而未可預揣也臨楮神溯

范太常質公

昨歲弟從中州而北未嘗過桑園若龍門咫尺豈有不相聞之理一時所號爲同志者後先翔武至若定力虛衷澄心朗鑒如翁兄者實鮮其儷若得早入春明與二三君子相其窾窽商其步驟不競不絿有倫有理豈復有近日之紛紜今者蒼素纔分主上疑根漸固拔茅彙征之後不講於包荒朋亡之理而平陂往復之兆又駸駸在目前矣　聖明求治甚渴求材亦甚渴當此之際止覺臣負君耳不肖弟驚魂稍蘇餘生如寄昨秋出門時但願與野花啼鳥游泳堯天一入都門風波滿

眼弟輩所處又與台兄異台兄曾爲掌家婦即
暫以筦鑰付婿姒猶可從旁而伺尊嫜之喜怒
問臧獲之是非弟則未嫁之季女也惟有閉閨
閤操織紝即目擊之而心憂烏能出之於口哉
至嚮者不自晦而漫爲人所指目動忍之餘不
容不以弢光緘舌爲第一義矣卯夜彈炙台兄
豈不審其時奈何輕作此語使一不相知者聞
之豈徒以弟爲不祥之金哉蓼洲子携之而來
今尚在敝寓　郤典可徵其全矣晤張蓬老王
葱老知其爲朱完天者甚悉此兄爲蓼洲而死
實因蓼洲而不死也

梅中丞長公

鈎黨之禍前而顧厨俊及後則楊左周魏今北
寺遊竟碧血未洗而使吾輩留其千愁萬苦之
身爲　清朝點綴此一番凍雨嚴霜之後固宜
寒香破臘瘦箬昂霄而邇來景色一似新暘方

霽風霾未滌者　明主之疑根甫拔於前復中於後嫉惡之念堅矣而信善之心未始得堅決也魏崔之徒恨不能膏斧鑽充鼎鑊而爲魏崔所摧折者恐慈母惑於三至而壯夫傷於一螫且　上之所最急者事功而下以議論應之上之所最拊髀而思者固封疆增儲餉而下以是非邪正應之針芥未必盡投而魚水豈能相合此否泰關也今　聖明在宥師濟盈庭能共

濟時艱仰紓　宵旰使

皇上謂輔理弘化者必若而人而不必借襪線於小材嘆虛名之難噉又何戎莽之足虞而滄桑之可慮哉台翁熨腸勁骨又鍛鍊於憂患之途於天下事必籌之稔矣鑠鑰不足以辱寇公何時納節還　朝爲羣龍領袖厝世道於平陂往復之外以成百年之化乎若不肖竊有志焉媿未能藏器以待徒與諸君子共安危同出處斯

巳幸巳

總河李燦巖

不肖某與一二同志私相悼嘆謂逆瑞之禍自
楊左諸君子而外惟老公祖受毒最慘其出自
血肉狼籍瞥蠻烟瘴雨之中而留此不貲之軀
以衛 社稷者皆 神聖馭宇 國步清夷正
九廟神靈所呵護也
當仰借孤忠力肩世運豈意徑竇稍啓戎莽漸
乘 朝事有紛紜之象正邪當消長之關老公
祖從邸報中見之必有中夜徬徨當食而不下
咽者不肖輩雙鳧乘雁不關有無時作故園之
夢與夜鶴曉猿重尋息壤是本願也與言及此
良可惋嘆細讀尊刻淋漓激壯雖可堅孱懦之
骨未免洒英雄之淚滄桑陵谷豈堪再見耶墐
茅垤竇徙薪撤桑惟老公祖與老成長慮者實
重圖之若不肖惟有傷憂天之空勞嘆填河之

無計而已小簡遂爲佛頭之糞覽之慙悚尤感
大君子之不棄菅蒯也
徐廷尉若谷
前年翁臺尚在夜郎弟有一書寄長公以諗近
況同病之憐倍關痛癢本謂握手論心此生永
斷矣　赫曦照空夙霾盡掃吾輩以驚鬼俘鳥
還列簪紳何異宿醒乍醒噩夢初廻今澄激之
後利用桑土爰集同心共延泰運此今日第一
義豈意枚卜一事浸長葛藤蒲坂老師入朝便
當殫力仔肩以荅衆望而性本孤直用主和平
半載遷延僅得了牧齋之案而窾奥可通又有
爲夜半之宣室者矣凡號爲同志者多朝氣而
乏老謀君子用壯恐又相激以成昔日之禍從
茲以往天下事更未可知也台翁何以有知非
之言弟所未喻一時正人領袖如司農總憲皆
在留京周南之滯不獨台翁此間布列師師苦

無片席改轅從北當次第而來耳此間以正骨而兼深心者惟戎政一人而此老便爲戎政所絆譬如麗姝而司庖扈變童而筦倉困用違其才往往如此可笑也揮汗不一

陳侍御益吾

每接手教何叙致之斐豐而情事之婉晰也計典事始見年翁顧慮之審後見年翁鼓舞之神審則我不得不防神則人不得不爲我用今南計周札嚴整了無遺憾比之北計倍覺光彩弟曾東牧老云得年翁主持留都休文公琰拜下風矣然建德陽美兩公挈領提綱功不容泯而兵垣傾心皈依此正所謂鼓舞之神也此間澄汰後復舉媚璫一案此全係　聖怒絕非它人所能慫恿至　嚴諭政府漏者補之輕者重之屢次督責致閣臣惶恐受事惟恐不愜　宸衷然最初發下紅本便當宣付外廷與九卿科道

公議之而先奉
皇上秘密之　旨僅與冢宰司寇總憲商之閣中
諸老睹記有限仍不得不諮之臺省致冢宰有
揑單傾害之疏而倉卒考訂發改再三快人意
者固多矣或輕重失倫註脚未確者亦未必全
無也年翁試觀此局果丹書鐵案永無議論乎
抑事久變生仍有滄桑倚伏之端乎欲善其後
者須平人情培元氣且置葛藤勿言而講求兵
食搜訪宏材以副　宵旰以杜紛囂至方隅不
可不化招徠不可不廣尤今日第一義願年翁
以此意廣告同志亦不妨布告之天下勿使實
繁之徒巧肆揣摩陰懷觀望也
皇上未嘗不重言路而進退大臣之權又不欲盡
歸之言路攻之轉急則持之轉緩太眞身無完
膚反得屢徼慰留固是政府微少決斷亦是新
年一二疏以逐之道留之今逐冢臣者四起

而冢愈潑　聖意若愈堅雖去留操縱
皇上妙有機權然讒起坌湧如厚集之陣　明主
所最不喜結黨之疑幸蒲坂借韓城事剖破七
八分而因攻冢之急又微有疑忌矣天下事須
批卻導窾爲之人不在多勢亦不在急君子用
壯有朝氣而乏老謀此所以常不勝也薊撫不
善撫馭致饑軍鼓譟　聖意謂言路不早發不
言所當言而言所不必言則幸有南中糾拾之
疏在耳惟耳目之官嘗在疑信之間而時寄耳
目於廠衛曾爲政府言之不諱也此則可憂之
大者去年圯上一着害事不淺惟有掀翻窠臼
即扶陽抑陰亦必以朋亡中行爲主論人論事
先從經濟實用起見
聖王兄臣下有分憂急公之念而不涉於伐異雷
同則上下之交庶可徐徐貫乎弟灼見事理如此
故敢爲年翁告牧老之案業已大明矣惟吏部

之覆弟知其出長垣手必不妙而今且不免於叫破即以俟後之人猶未知　聖意何如得成禮而退以原官　予告否也其間舌敝唇乾心血罄盡牧老當知之耳率爾奉報所欲言者未盡萬分之一

方侍御孩未

衆正彈冠之會獨使仁兄飽玩雲霞此亦　聖世缺陷事而先出者之恥也弟冷局閑人有口不能呼號有筆不敢騰播惟上則密啓之政府而下則微商之臺省一二同志如訥齋鹿友諸兄此不待鄙言而殫力推輓者然殫力亦不得不相機訥齋有所舉動因計前難以商票擬遲迴以俟之鹿友疏已具弟隨與蒲坂師言之矣忽聞糾拾陳心龍疏無端涸及尊名此諸公之失點簡然已駟不及追而唐司馬球高胡又借仁兄作榜樣大可痛恨此皆造物者尚欲置之

巖壑間借英雄氣韻爲山林居守而仁兄一種
酒後耳熱拔劒擊壺態爭能想見之雖迹涸
興朝未嘗不心懷舊侶也邊烽未靖時故多艱
明主求材之念切於饑渴而跋前疐後又復
縶騏驥之霜蹄鎩鵬鶚之霄翰獨坐咄咄時勤
浩嘆然　宸聽終無適莫而羣賢誼深推輓俟
前言稍冷則公論還伸仁兄第稍需之未可要
鷺鷗而盟息機也近者澄汰之後復有媚奸一
案此全出　聖慈絕非人謀可參但前後安排
似不無輕重失倫者正以密勿定謀而未嘗公
之外廷耳仁兄山中靜觀此舉果爲丹書鐵案
乎抑將來未保其平陂往復乎幸熟籌而秘示
之當與有心人善其後也

王按院孺初

伏讀大疏所以保全循吏者委婉周晰使斯民
三代之遺得稍伸于吳中皆老公祖之明賜也

從此泚茲土者柔不茹剛不吐護善類如越雞之伏卵擊豪强如秋鷹之逐鳥畏之民庶有豸乎至若衆志難調有口互異老公祖所爲採擇而王持者更有無限苦心不肖輩亦竊聞之惟有焚香頂禮而已卽藜洲有靈亦當啣結于地下　肯已下部當與敝鄉諸公殫其綿力以始終之先此布復非敢言謝

南吏部王中訒

偶過石頭得共諸君子笑言爲快至如翁丈正骨嶙峋道韻高簡尤爲弟所心儀而願託于臭味不意顧高諸先生而外翁丈與曠如鳳超遂成鼎足可令惠麓增高清泉愈泌矣驅車而北祗謂　聖神在宥氣象維新願隨蹌濟之班觀雍勺之盛不意角攘成風玄黃載見目前事埶正在剝復之關杞憂發恤殊未艾也翁丈從邸報中畧見端倪當與二三同志北向咨嗟至於徑

賓旁開莽戎漸起非邸報所能盡者恨不能縮
地而道耳清曹吏隱故自不惡但以一片有心
人置之散地識者寧無遺恨緇衣篤好亦不敢
藏之胸中或圖得當以報

南吏部臧芷菴

兩辱手教宛如面談弟初入都正值宮端發難
之時豈無伏莽者摩厲以須而終廻翔不敢動
以正氣方盛客邪無緣而入也黨之一字　明

皇上之疑而且觸其怒此任道長之所以見斥也
以鄙褻之詞輕瀆　聖聰不特增
王已不能無疑至任黃毛諸公連章入告又多

迨薛宣廷因南臺一疏復踵陸工曹之後而爲
門戶把持之說以撓察典幸元揆痛言剖晰轉
移　天聽而羣小爲之褫鬼噤口屏息以聽幽
黜此際若無蒲坂則豺突鴟張將不可勝計主
察者立脚不定而察事敗矣黨奸一案又全出

聖斷三四年間借瑞之毒燄以剪夷善類者
其姓名盡載丹書卽有漏網不過十之一二耳
天討用彰神人共快誰得干之而又誰敢齮
之惜中有頭緒未清輕重失當者此則當事大
老之過也牧齋事已奉關節旣明之　吉則潔
身去　國不患無期惟宮端埋根不動爲目前
一大蠹耳來教伺隙而發勿遽以口舌爭可謂
深中窾綮諸君子多鋭氣而鮮深思亦可慮也
錢抱老本同氣類近者攝計一疏未免有人相
猜今益吾兄已極爲辨白更見其近日種種舉
動共漁然冰釋爭借之爲嚶鳴鶴和矣惟補考
遴者此中相成較少其微細之故弟已與廣霞
兄細言之而廣霞之　吉又有數焉非人所能
預也率爾裁報尚圖嗣陳南中諸君子統致鄙
意

臧茂才

客冬辱手書中有裹言娓娓僕隨作數行附入
令兄報函矣豈猶未到耶僕承乏　講幃身在
日月之際而迂疎莫獻啓沃徒慙來教三端深
中肯綮但元揆祇以體勝且平津閣前草深三
尺僕亦不能常晤之今之爲昌言危論者不乏
人而深心老謀頗少若談及職業　聖主所必
樂聞此最上頂門針惜未有批却導窾者實
錄重修何異宋之朱墨史此正史局事但其剏
稿尚未見俟見過得其紕繆處不妨駁正耳令
兄以名賢被抑今主爵者留意世道必能寘夾
袋中丈何時入都當時時促膝暢所欲言揮汗
口占不一

與衆門生

不佞年來憂患中頗留心慈嶺之學凡世間有
爲功德雖佛事之麤者而萬法門中一事不捨
且以驚悸餘生從戟林劒樹騰越而過以有今

日人以爲造物安排自有預定乃不佞嘿自覺
知則冥中護持眞有不可思議矣實願殫竭寸
心紹隆三寶而敝城有瑞光浮圖其靈奇瑞應
爲最而綿力有限所望海内同志共酬鄙願者
孰有切於諸君子故特遣緇侶不遠數千里介
鄙言而請亦知萊蕪之塵不堪布地或以筆施
舌施威德施皆與傾囊無異又恐此輩不解事
久留地方不便但醵得百金付之即津發南還
世間出世間法總歸圓融而無留礙不佞亦藉
此爲諸君子告萬望留神勿漠漠視之且以佞
佛姍笑也

文遠集卷之十七 終